

人 物 表

- 賈崇仁——五十多岁，中文系主任，民盟支部主任委員。
郑卫民——四十多岁，中文系教授，賈崇仁的妻弟。
胡 莉——女，三十四、五岁，某报社特派記者。
譚步青——三十五、六岁，中文系講師。
刘書記——学校党委書記，四十多岁。
高宏声——六十多岁老教授，民盟市委會副主任。
校 长——年近六十岁。
賈 妻——賈崇仁的妻子，四十多岁，郑卫民的姐姐。
保 姆——賈家保姆，年近五十岁。
小 明——賈崇仁的小儿子，七、八岁。
向光明——二十岁，学生，保姆的儿子。
李桂貞——女学生。
貝 仁——学生。
万 能——学生。
邸沙丹——女学生。
工人代表——甲、乙、丙、丁……
农民代表——甲、乙、丙……
学生及教職員若干人。

第一幕

時間：五月下旬某日下午。

地點：东北某大学教授——賈崇仁的書房里。

布景：这是二樓上一間相当寬綽的書房：正面有大玻璃窗，打开窗帘可以看到正在兴建的工地远景、和校园的草亭和花木，窗旁有門通阳台，右上角有門通室外；左下角有門通內室；右壁上有个很大的書櫥，放滿了中外書籍，大写字台上有电话和書报，其他陈設和用具也都充滿着美国生活方式的气味。

幕啓：虽然已是下午两点鐘，但窗子仍被厚厚的窗帘遮盖着，室內暗洞洞的，又沒有一個人，更加令人感觉阴森气悶。

这时，有人敲門，室內无人应，人竟推門而入。这人是賈教授的妻弟郑卫民。郑教授个子不大高，身体却很粗壮，穿着薄毛衣。他好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很着急，进来見沒有人，刚要轉身出門去，恰巧保姆端了菜飯上来，几乎被他撞翻。

保姆：（惊异地）啊？郑先生！我还当是賈先生回来啦。

郑卫民：賈先生还没有回来？

保姆：沒有哇！

郑卫民：中午也沒有回家吃飯？

保姆：沒有哇！听說賈先生和你們一起到哪儿去开会的嘛。

郑卫民：是到市委开会。可是不到十二点就結束啦，現在都快到两点，他怎么还没有回来？

保 姆：（发洩牢騷地）唉！我們這位賈先生，也不知道他是怎麼回事兒！十來多天啦，每天從早忙到晚，晚上十來點鐘還有人來找他，又是說話，又是喝酒……

鄭衛民：（感到非常驚異地）噢？他不是有病嗎？

保 姆：我也納悶兒啦！你說他有病吧，自從去了一趟北京，回來之後，嘿！一下子變得比誰都精神；你說他沒有病吧？我在他家待了四、五年，時常看見他愁眉苦臉的，不願意出門兒；也不願意跟別人說話，有客人來找他，差不多的，他都叫我对人家說：“賈先生有病！”……他還總說身上發冷，躺在這個沙發上哼啊唉的……听賈太太說，他自從香港回來以後，六、七年都是這樣。哎，鄭先生，這你不是都知道嗎？

鄭衛民：是啊！（發現窗簾還閉着，向保姆帶些責備地）這屋子裡長期不見陽光，黑洞洞的簡直象地獄一樣，把窗簾拉開嘛！已經快到夏天啦！（說着走過去把窗簾拉開，陽光立刻照射進來）見點兒陽光，對人的身體是有好處的！

保 姆：不行！鄭先生！（慌忙跑去又把窗簾閉起來）賈先生從來不許拉開窗簾的！

鄭衛民：（無奈）好吧！我姐姐也不在家？

保 姆：她上街去買東西去啦。賈先生說，今天有北京的客人要來，叫多預備些酒菜。我想一定是個大人物呢！

鄭衛民：噢？

保 姆：鄭先生，你有事嗎？

鄭衛民：沒什麼，等賈先生回來，叫他給我打個電話。

保 姆：好吧！

鄭欲下，賈妻進來。賈妻身體非常瘦弱，穿着黑色旗袍。她提了很大一包水果、點心、酒甌和其他貴重食品，顯得非常吃力。

郑卫民：（亲切地）姐姐！你回来啦？

賈 妻：卫民，开完会啦？阿姨，把这些东西拿到厨房去！

保姆接过食品包下楼去了。

賈 妻：听说小明的舅母，身体不舒服，早想去看看她，可是家里总忙……

郑卫民：她没有什么，可能是重感冒，过几天会好的。姐姐，我听保姆说，崇仁这些天很忙，他的身体……

賈 妻：唉！崇仁这个人哪，我真拿他没办法！昨天晚上，又招来了那么帮子人，一直谈到天亮……

郑卫民：都是些什么人来找他？

賈 妻：历史系的李老师，化学系的刘老师，还有几位没有来过的……

郑卫民：他们来干了些什么事情？

賈 妻：谁知道呢？反正，他从北京回来以后，就一下子忙起来啦，什么帮助党整风啦、大鸣大放啦、一会儿学生们来、一会儿老师们来、要不就是找材料写文章、出门、开会……简直忙的连饭都顾不上吃啦，我说：“你有病，要注意身体！”可是，他哪听得进去呢？

郑卫民：（十分关切地）姐姐！我觉得，崇仁这些表现很不正常，你应该好好地劝一劝他！一来要注意身体；二来，刘老师和李老师这些人，思想品质都不太好。崇仁回国以后，经过思想改造，好容易有了一些转变，千万别受他们的影响。

賈 妻：唉！（无能为力地）卫民哪！你还不知道？你姐姐的话，他不屑听啊！动不动就是这句话：“你懂什么？”（难过得几乎流下眼泪）我是不懂！可是……谁象他这样……

郑卫民：（也带些激动地）姐姐，你不能老是这样！你是他的爱

人，他有不对的地方，你也应该帮助他；他，要是犯了什么错误，我们都有责任！

賈 妻：（无奈，点点头）好吧！我劝劝他，不过……

郑卫民：（又进一步说）姐姐，我告诉你，今天，崇仁在市委座谈会上的发言影响很不好！

賈 妻：怎么？他说了些什么？

郑卫民：他的发言里，有许多地方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座的，除了少数几个人给他捧场以外，大家对他都很不满意。我对他提了些意见，看样子，还生了我的气。我想找他好好地谈一谈。

賈 妻：好，你要好好地劝一劝他！

郑卫民：（看表，有些着急地）怎么还不回来？好，姐姐，我等会再来吧！（欲下，又想起）今天，还有北京的客人要来？是谁？

賈 妻：他没有说。光说叫多买些好酒、好菜……

胡莉上，保姆帮她提着小皮箱和几瓶酒跟在背后。这位女记者，三十多岁；从面容和神态可以看得出来，她是一个颇有政治和交际经验，非常能干的人。她一进门发现了郑教授，连忙打招呼。

胡 莉：啊！郑教授！（与郑握手）贾太太！（与妻握手。）

郑卫民：（带些讥讽地）刚才听说，崇仁这里要来北京的什么大人物，原来是你——胡记者。你这位名记者到我们这个小城市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咯？哈哈哈……

胡 莉：哪里，哪里，随便来玩几天罢了！（然后接过保姆手里的酒瓶放在桌上，向贾妻）这是我从北京特意给贾先生带的一点礼物！

賈 妻：谢谢……医生嘱咐过，不让他喝酒！

郑卫民：（拿起酒瓶看）还是雄黄酒？（放在桌上。）

胡 莉：快到端午节了！等贾教授回来，咱们一起喝几杯，好

嗎？

郑卫民：对不住，我还有事情。（欲下。）

胡 莉：（想起）市委座談会結束啦？怎么样？开得很好吧？

郑卫民：很好。市委领导同志們鼓励大家提出了很多意見。

胡 莉：（有意反击地）不过，我倒听說，郑教授——你发言可是不多呀！

郑卫民：你怎么知道？

胡 莉：（有些惶惑地）我，我，……我在火車上听人随便說的。

郑卫民：你可真是記者。今天，我可是发言啦！

胡 莉：噢？我想你的发言，一定非常精采，好不好拿給我們报纸上发表哇？

郑卫民：嘿嘿，不过，我的文章，你們不一定欢迎啊！

胡 莉：哪里？哪里？

郑卫民：哈哈，再見！

胡 莉：再見！

郑与胡握手，賈妻送郑下。胡看着报纸，忽然想起什么，拿出小本找到电话號碼，拿起耳机，拨轉號碼。

胡 莉：（对授話器）喂……王主任嗎？……你猜？……哈哈，我是胡莉，剛下火車……你的文章……我說老兄，快一点嘛！今天，我一定要发出去！明天一定見报！……好！五点半我到你那里！（放下耳机，又拿起来拨了新的號碼）喂！你是历史系嗎？……噢……你是刘秘書？……对！我是胡莉，……剛到。你們的鳴放会組織得怎么样？……什么时候开会？……我一定来。（她放下耳机，长出了一口气，点着烟吸着，稍稍恢复一下疲劳。）

保姆从內室上。

保 姆：先生，賈先生叫我把这鑰匙交給你。

胡 莉：（接过鑰匙）謝謝你，你去忙吧！

保姆下。

胡剛要用鑰匙去開寫字台的抽屜，賈妻上。

賈 妻：（着急地）你，你不要動他的！賈先生說過，他的東西，任何人不許動！

胡 莉：（拿鑰匙在空中一揮，譏諷地）对不起，賈教授給了我這個玩藝兒！

賈妻無奈，搖搖頭下。

胡莉急忙跑去插好了門栓，回來打開抽屜，取出一本厚厚的文稿和一個文件夾子。她首先打開文件夾子，翻看着。她顯然越看越感興趣。

胡 莉：（不覺拍案叫絕）這老傢伙果然厲害！（讀出聲來）黨委書記劉明，二十多年的老共產黨員，飽有政治鬥爭經驗，狡猾多端，而且群眾中最有威信，不可輕易動他。因此，要想搞垮黨委，必須：首先採取釜底抽薪的戰術。然後，集中一切力量圍而殲之。第一步，先從發動學生、教員，通過翻評級、肅反等問題的老賬入手，……”（欣賞地沉思一會兒，更覺滿意。她急忙打開皮揹包，拿出小本迅速抄寫下來）好材料！馬上發出去，到了北京，少不得給我立上一功咯！（她又翻開稿本看下去。沉思有頃。禁不住又拍了一下桌子）好！我給他寫一篇專題報導，再來一篇人物特寫。保險，又要轟動起來了！

嘭嘭敲門聲打斷了她的美妙幻想，忙把文件放進抽屜里。

胡 莉：（沉一沉氣）誰？

門外人聲：“我”。胡放心地一笑，急忙走去開了門。原來是賈教授回來了。賈教授穿着筆挺的西服，頭上已經出現了絲絲縷縷的白髮，顯然忙了半天非常疲勞，但是看見胡莉，馬上興奮起來。

賈崇仁：哈嘍！胡莉！你可來啦！

胡 莉：（也兴奋地抓住賈的手，迫不及待地）怎么样？

賈崇仁：开完了市委座談会，我又召集了一次民盟支部会，点了一把火！（急切地）带来什么指示嗎？赶快把北京的情况談一談！

胡 莉：你先談一談市委座談会的情况，章先生罗先生要我們汇报呢！

賈崇仁：（不堅持自己意見）好！今天的市委座談会，完全按照你的意見，組織了一个猛烈的攻勢！

胡 莉！怎么样？快說說看。都有誰講話啦？

賈崇仁：今天我們的炮都打得很响。开头一炮的是师大教授赵朋。第二炮是水利学院的講師李学孟。哎，你別看他是个講師啊，这小伙子劲头儿可不小！接着就是我們这里化学系的刘老师，內容都是我們預先研究好的。……好哇！經過了这一个礼拜的座談会，共产党完全处于被告地位咯！

胡 莉：你的炸弹抛出去沒有？

賈崇仁：什么炸弹？（放声大笑）哈哈……你簡直估計得太低咯！告訴你吧，今天的实际效果，比原子弹、氫弹的威力还要大！哈哈……

胡 莉：（更感兴趣）你講了哪几个問題？怎么講的？

賈崇仁：（站起来咳嗽一声）当然嘍，我首先給他們扣了一个高帽儿，什么毛主席的指示給了我們极大的鼓舞啦，市委召开这样的座談会，表現了党的大公无私的胸怀啦……

胡 莉：（急切地）好啦，这些就不用說啦，先談你的真正內容吧！

賈崇仁：真正內容，（咳嗽一声）第一点，我說：必須根据高級知識分子的特点領導高級知識分子。什么“士为知己者死”啦，“士可杀不可辱”啦，我这么引經据典足足地發揮了一

頓，然后歸納起來，提出了“教授治校”的建議。

胡 莉：（沉吟一下）你現在就提出這個問題，是不是有點過早哇？

賈崇仁：（考慮一下，搖搖頭仍堅持地）不！一點兒也不早，正是時候。

胡 莉：（憂慮地）那麼，當時市委書記們有什麼反應嗎？

賈崇仁：也沒看出他們有什麼特殊的反應。反正他們對於每個人的發言都是那樣。

胡 莉：好吧，你還談了些什么？

賈崇仁：第二點，我說：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但是，經過下邊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一搞就變了質。在我們學校里，行政領導和教員的關係，就象奴隸主和奴隸的關係一樣，甚至把國家的高級知識分子當做牲口，想起來就敲打几鞭子，想不起來，就放在一邊，五、六年不讓人家開課……

胡 莉：你們這裡，果然真有其事？

賈崇仁：當然嘍，不過加了一番誇張和描寫。

胡 莉：好！……不過，你這個比喻可有點兒不帶勁。你說教員是牲口，那麼連你自己也變成一匹牲口了？哈哈……

賈崇仁：別笑嘛！管他牲口不牲口，反正能夠強烈地刺激對方，能夠煽動聽眾就行！

胡 莉：你還談了些什么？

賈崇仁：我還談到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以及肅反運動。我說，所有這些社會運動，本來動機都是很好的，也由於三大主義的為害弄得人民怨聲載道，深惡痛絕。我還談到農業合作化，工廠管理，也是由於外行的強加干涉弄得一團糟……

胡 莉：哎！你提學校的問題，黨委書記劉明也沒有發言？

賈崇仁：嘿嘿，他还发什么言？我給他来了个“先发制人”的战术！

胡 莉：（惊异地）怎么？

賈崇仁：（更加得意地）我站起来，未做正式发言之前，就故意喊了一声：“刘書記来了沒有？”嘿！你猜怎么样？原来他在墙角儿里偷偷地蹲着呢！叫我这一声，馬上把他給提溜起来啦！我說：“我們的党委書記刘明同志，是很有修养的。他很能体貼群众的疾苦，群众都很拥护他，可是宗派主义者們排挤他，教条主义者們包围他，官僚主义者們抵制他，使他感到了极大的困难！”

胡 莉：（不禁拍案叫絕）你这个办法很好！很值得別的地方学习！我馬上拍电报給章先生。

賈崇仁：（受驚若涼地）嘿嘿！嘿嘿！

胡 莉：（刚要动笔，猛想起）哎，你剛才說的，第二个发言人——水利学院的講師叫什么名字？

賈崇仁：叫李学孟。很有希望！

胡 莉：好！你馬上打电话，請他給我写篇稿子！

賈崇仁：行！（拿起电话耳机拨动号码，对授話器）哎，水利学院嘛？請李学孟講師……我姓賈……你是李講師？……我是（見胡在用心写电报稿，放低了声音）……对！我跟你說过的那位胡記者，她請你写篇稿子……（向胡）关于哪方面的？

胡 莉：（想了一下）叫他談一談，青年教师的苦悶，怎么样？

賈崇仁：好！（对授話器）关于青年教师的苦悶。……我知道，你有許多亲身的体会，材料非常丰富……好，越快越好！

胡 莉：問他什么時間写完？告訴他，千万不要給別人拿去！

賈崇仁：（点头，向授話器）下午七点能完成嗎？……好，我派人去取。……千万不要給別人拿去哟！（放下耳机，正好胡莉把拟

好的电报稿给他，看了，大受感动地) 噢? 值得这样表扬?

胡 莉: 我说贾教授，确实不能低估了你们这场战斗的作用啊! 你看! (指着电报稿念道) 贾主委很有战策韬略，这一场初步的战斗，确实在这个城市的知识界打出了一个新的局面，甚至很有可能成为我们共同事业中的先进基地……

贾崇仁: (故作谦虚地) 嘿嘿，嘿嘿，我个人没有什么，只要对于我们共同事业能起一些作用……

胡 莉: (拍他一下肩膀) 别谦虚! 你马上就要变成全国出名的人物咯! 再说，咱们又是老朋友嘛! 不然，我也不会自告奋勇到你这里来呀!

贾崇仁: (兴奋若狂地) 啊! 今天我太高兴啦! (抓着胡莉两臂，倾诉衷肠地) 胡莉，你知道，解放以前，我当上教育厅长没有多久，共产党军队就过黄河啦! 我到了香港，特别是回国之后，这六、七年光景，我总感觉自己就象个被人俘虏的囚犯一样，……好吧! 我还时常安慰自己，学个越王勾践吧! 卧心尝胆，十年，二十年，总有一天，……谁知道，今天……哎! 胡莉! 今天简直是近十年以来，使我最高兴的日子! 春天到啦!

胡 莉: (强调地) 我们的春天!

贾崇仁: 当然喽! 当然喽! 是我们的春天到了! 这样的感觉，在我的心灵上已经不知失去了多少年，可是今天，它又复活了! (他兴奋得索性拉开了窗帘，指着窗外) 多么温暖的阳光啊! 胡莉，快来看! 学生们的大字报都贴出来了! 教职员们也活跃起来了! 匈牙利事件马上就要在中国大陆上——在我们的身边实现啦!

胡 莉: (也惊喜地叫起来) 哎呀! 你看布满了大字报的校园真是五彩缤纷! 有点儿象英国的海德公园呢!

賈崇仁：（被胡莉引起許多美妙的回忆）啊！伦敦，当然太好啦！

胡莉：伦敦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想起海德公园周围，那許多漂亮的大旅社，和富丽堂皇的权貴人家的住宅，……我时常和外国朋友們到那里去度周末。哎呀！真有意思！什么怀才不遇的学者的講演啦，救世軍的贊美詩啦，还有打着黑色旗子、穿着黑色衣服的算命先生。……最好玩儿的是共产党的集会，时常被法西斯分子們給搗毀的狼狽不堪。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呢！

賈崇仁：（不甘居下地）不过，美国更好！你如果到了紐約，可以看到自由神的銅象了，你到华盛顿——这是合众国的首都，一定要首先參觀开布敦——就是众議院和参議院；所有关于国家重大的政策措施，都要拿到这里来研究、討論。嘿！你看吧！各党各派的領袖人物，各方面的名流学者，各种稀奇古怪的主张，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見解，多极啦！你捧我罵，你不行我上台，爭爭吵吵，有时候連墨水壺也飞过去咯！椅子也砸碎咯！哈哈，真有意思！那才是真正的民主呢！

胡莉：所以咱們章先生一再提出，中国也要实行两院制，是完全有科学根据的呀！

賈崇仁：（更覺高兴，发现桌上有酒，未及細看順手打开瓶蓋倒滿了两杯，将一杯送到胡莉手里，自己举起另一杯）来！讓我們干一杯，迎接我們理想的自由中国吧！

胡莉：（与賈碰了杯，但沒有一下喝下去，却用媚眼看着賈教授）怎么样？

賈崇仁：（莫明其妙地）你說什么？

胡莉：（忍不住笑了）嘻嘻嘻，这种酒！你沒有感觉出来，有什么不同的味道嗎？

賈崇仁：（这时，他才吧唧吧唧嘴，好象真的感到一些异香）有一些，有

一些！（拿过瓶子来看，恍然地）啊！雄黄酒！是你带来的？

（胡挑逗地向他点点头，更引起了他的不少美妙的回忆）嘻嘻嘻，太好啦！太好啦！（说着又倒满了两杯）来！再为我们……

胡 莉：（刚接过贾送到手边的酒杯，一转眼看见贾妻从窗下经过，警觉地）慢一点儿！（放下酒杯，跑到窗前将窗帘拉闭一半，回来）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天下，还得遮掩着点儿！

贾崇仁：（顺从地）是的！是的！我们的胜利刚刚开始，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与胡碰杯，慢慢喝着酒，感慨万分地）胡莉！今天实在是太巧啦！

胡 莉：你说的是个什么呀？

贾崇仁：（就势跨在胡莉坐着的沙发扶手上）想起十年前，也是一个端午节的前夕，那时候，你刚从英国回来，还不认识什么章先生、罗先生，我们俩……

胡 莉：（又向贾瞟了一眼）你扯到哪儿去啦？

贾崇仁：（更忍不住情愫地）你看！你看！你的小眼睛，还是那么漂亮！嘿嘿嘿……（就势向胡脸上吻去）

胡 莉：去你的吧！（用力将他推倒地上。）

贾崇仁：（还在轻浮地笑着）嘿嘿嘿！你，你……

胡 莉：（嗔怪地）你放严肃一点儿！

贾教授还没有从地上爬起来，贾妻推门进来，贾楞了一下，不过马上便想出了给自己解除困境的办法——这是贾教授的特长。

贾崇仁：（立刻抱住双膝，装做极为疼痛的样子）哎哟！我的腿疼！关节炎又犯咯！痛极咯！

贾 妻：又犯病啦？（和胡莉扶他坐在沙发上）我叫保姆去给你请医生！

胡莉却掩面暗笑。

贾崇仁：不用！不用！你让我躺一下就会好的，哎哟！……

賈 妻：（扶他躺好）好些嗎？

賈崇仁：啊！好些了！（向妻）剛才小明的舅母說，她有點兒事，請你到他家去一下。

賈 妻：我知道啦。我就去。（下。）

胡、賈相視而笑。

胡 莉：（譏諷地）真想不到，我們的賈教授，在自己家里也是這樣不自由哇！

賈崇仁：唉！胡莉，只有你才了解我心里的苦悶……（又要向胡扑去。賈妻又推門進來，賈又慌忙躺上沙發，裝痛起來）哎喲！哎喲！

賈 妻：醫生叫我再提醒你，不要喝酒，特別是這種雄黃酒，你喝了會發高燒的！

賈崇仁：我們已經喝過啦！

賈 妻：怪不得，你又犯了病！

賈崇仁：（輕蔑地）婦人之見！

胡 莉：（看看賈妻已無意立刻走開）好！你們談吧！我要把今天市委座談會的情況寫篇報導，趕快發出去！（欲進內室去。）

賈崇仁：休息嘛！

胡 莉：休息？我的賈教授，這是什麼時候？人家章先生和羅先生，每天要主持七、八個座談會，還參加三、四次宴會，還要個別談話，發展二百多個會員呢！嘿嘿！他老人家連到小攤上買古董的時間也沒有了。

賈崇仁：（感覺到十分驚异地）噢？那麼，入盟的手續怎麼來得及呢？

胡 莉：手續？章先生早就說過，迅速地大量地發展組織，和共產黨爭奪群眾是我們當前的頭等戰鬥任務。還有，在鬥爭中吸收盟員，叫做“火綫入盟”，可以不經過任何審查，

只要填張表就行。

賈崇仁：那可太好啦！太好啦！哎呀！這些新的規定，你怎麼不來信告訴我呢？還有什麼？還有什麼？

胡 莉：還有，（向賈妻瞭了一下眼皮）等會兒再跟你說吧！（走入內室。）

賈崇仁：哎！我的工作計劃……（要跟進內室里去。）

賈 妻：（胆怯地）崇仁！

賈崇仁：（厭煩地回過頭來）沒看見我很忙嗎？

賈 妻：我知道，我的話你是聽不進去的。可是，我不能不提醒你……

賈崇仁：好，你說吧！（索性坐下來）哎喲！我這腿又怪疼的！

賈 妻：所以，你還是要好好地注意休息！

賈崇仁：唉！又是這句話！

賈 妻：（懇切地）不！崇仁，你知道，我們這一家人——孩子和我，全都靠在你一個人身上，如果你要是……

賈崇仁：算啦！算啦！我還有工作呢！（說完又要走開。）

賈 妻：崇仁，你聽我說完好不好？（賈無奈，又坐下來）崇仁！學校里對咱們不錯；特別是對於你，自從回來以後五、六年身體不好，不能按規定上課教書，可是人家不但沒有任何意見，還天天派醫生來看你的病。校長、黨委書記也都時常來看你……人家是為咱們好，咱們不要辜負了人家的好意。我勸你，待人處事上要注意些！

賈崇仁：（耐不住地）你說些什麼呀？

賈 妻：（遲疑了一下，鼓鼓勇氣說下去）我也不太清楚。不過，聽說劉老師和李老師這些人思想都不太好，以後要少跟他們接近些。

賈崇仁：（勃然大怒）這都是誰跟你說的，一定又是你弟弟對你

說的!

賈妻：(驚慌地)看你! 卫民也是为咱們好嘛! 对啦，剛才他还来找你，要和你好好的談談呢!

賈崇仁：(决斷地)你告訴他，我跟他没什么話好談的!

賈妻：(失望地)你?! (难过地哭了起来)

胡莉上。

胡莉：你們老夫妻倆，为什么?

賈崇仁：为什么? 胡莉，你說說看，有沒有这样不識时务的人?

賈妻：人家劝你，为你好……

賈崇仁：算啦! 我不領他这份情!

胡莉：你們說的是誰?

賈崇仁：郑卫民嘛! 今天在市委座談会上，人家別人听了我的发言，有的連連点头称贊，还有的人馬上站起来和我握手——我真感动极啦! 可是，郑卫民——他倒站起来跟我做对，提出意見反对我! 我就是对他不客气!

胡莉：我看不太好吧! 你們是至亲嘛! (向賈挤挤眼皮，暗示他不要再講。)

賈崇仁：(嘟囔着)至亲，他可使我难堪?

胡莉：(向賈妻劝解地)賈太太不要在意，夫妻之間爭吵两句不算什么。你不是要去看看弟媳婦的嗎? (强做主张地)告訴郑教授，請他也不要在意，賈先生正想跟他談談呢! (向賈挤挤眼)你說是不是?

賈崇仁：(无奈)好吧! 請卫民到咱家来坐一坐!

賈妻下，胡插上了門栓。

胡莉：(向賈怪怨地)你这是何苦呢? 要知道，我們正在用人的时候! 你想想看!

賈崇仁：（自知有失）好吧！先不說这个。你对我的活动計劃有什么意見嗎？

胡 莉：（沉思一下）我覺得很好，很有策略，也很大胆！

賈崇仁：（受寵若驚地）太客气！太客气！

胡 莉：不过，从你的中心目的来看，我說賈教授，你还是一个胆小鬼呀！

賈崇仁：（莫明其妙地）怎么說？

胡 莉：盟中央的四月會議，你是参加过的了？

賈崇仁：当然嘍，不光参加，章先生还找我到他家里个别談了两三个鐘头呢！

胡 莉：章先生最近对你有什么新的指示嗎？

賈崇仁：（搔搔头皮）指示嗎？倒沒有……不过，書信来往还是有的呀！

胡 莉：那么，章先生正在准备召集一次更重要的會議，大概你也——

賈崇仁：噢？不知道，不知道！（急切地）又有什么新的变化嗎？

胡 莉：这也就难怪了。前天晚上，章先生把我找去，对我說：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对我们空前有利，他准备要公开地向共产党提出：“你不行，我来！”这个口号了！而你，最大的要求不过是个“教授治校”。我的賈教授，相形之下，不是显得胃口太小了嗎？

賈崇仁：（放声大笑起来）哈哈……胡莉，到底还是年輕人，缺乏政治斗争的經驗哪！对付共产党，我不是吹牛！請問章先生提出夺取国务院总理的交椅，目的何在？推翻共产党的領導权，打破社会主义的束縛！那么，我的“教授治校”其目的又是什么？大权归教授們掌握。教授中間誰起决定

作用？最有威望的教授，舍我其誰？（大笑）哈哈，这不过是因地制宜，我的計劃的开始第一步罢了！

胡 莉：（惊服地）哈哈……你真是个老滑头！

賈崇仁：什么叫滑头？本領！你听說沒有？农林学院、师范大学、水利学院……都要向我学习啦！甚至电影制片厂也受到了我的影响，提出了“艺术家治厂”的口号！

胡 莉：好哇！我們賈教授已經成了全市文化教育界的領袖了！斗争胜利之后，你馬上就要做大官了！

賈崇仁：（更加得意忘形地）哼！先弄他个校长、副校长当当！……哎！胡莉，下届人代会选举，你再帮忙宣传宣传、活动活动，說不定，我还能搞个市长的位置呢！

胡 莉：还用得着什么活动？章先生早对我說过，一旦他要是当了国务院的总理，就要委任你做这个城市的市长！

賈崇仁：（喜出望外，不知如何是好）啊！……我不是作梦吧？

胡 莉：看你！（指窗外）天上明明的太阳，怎么是做梦呢？……官儿迷都把你弄糊涂啦！

賈崇仁：那么，照你看来，大概不会为时太远咯？

胡 莉：当然！全国局势变化这样快，你还看不出来嗎？至多不过三年两年，也許半年几个月还說不定呢！

賈崇仁：（更加兴奋地）噢？那么，我們从現在起，就要做更大的准备了？

胡 莉：所以，我認为，你这个活动計劃，还需要从更大的方面、更多的方面仔細考虑一番。首先是基本路綫的具体掌握問題：对于哪些人要拉？对于哪些人要打？还有如何拉法？如何打法？（賈要說話，胡截住他，又說下去）黨員們，你已經想得相当周到了。我說的是：你对于几个党外知名教授的看法問題。

賈崇仁：（恍然大悟地）是啊！对，你提的意見非常重要！

胡 莉：（責备地）所以，我覺得你剛才对于郑卫民的态度太不冷靜了！

賈崇仁：是的！我一定要想法把他拉过来。

胡 莉：还有，高宏声的情况怎么样？

賈崇仁：唉！高宏声老头子，在党外教授中間，也可以說是年高德旺咯。哎，他是剑桥的学生，前几年，他也有滿腹牢騷；我本来打算在他身上下些工夫，可是自从思想改造运动以后，这老家伙一步登高，当了民盟市委的副主任委員，也慢慢地变了。

胡 莉：問題不小哇！老兄！如果这些人不能抓到我們的手里，将来在和共产党的每一步战斗中，我們都会遇到很大的障碍。你要知道：現在共产党是处在被整的情况下，党、团员們是不敢提什么反对意見的；可是，高宏声和郑卫民这些人就不同咯！他們也是党外人士，“拒絕批評，压制民主”的帽子是扣不住他們的！明白嗎？

賈崇仁：（服貼地）是的！是的！

胡 莉：（坚决地）所以，我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們拉过来，要他們跟我們走！至少，也要使他們保持中立态度！我有这样一个想法……

这时，門外传来許多人的脚步声，接着又是急剧的敲門声还夹杂着爭吵声。

胡 莉：（吃惊地）怎么回事？好象来了好多人？

賈崇仁：（也有些惊慌地指內室）你到里边去待一下也好！

胡 莉：我去写我的东西啦！

賈崇仁：好吧！

胡拿了皮捲包等物去內室，賈去开了門。学生貝仁、万能、邱沙丹、向光

明、李桂貞等許多人爭吵着進來。

貝仁：（向向光明）反正你們破壞我們的大字報不行！

向光明：怎麼叫破壞你們的大字報？你們的文章不符合事實！

邱沙丹：你敢說黨沒有缺點嗎？

學生甲：是啊！黨本來是有缺點的嘛！

學生乙：黨要沒有缺點為什麼整風呢？

向光明：誰說黨沒有缺點？我們說：不能光提黨的缺點，而把黨的成績，黨的優點一筆抹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眾學生隨合着：“也對呀！”，“向光明說的有道理！”）

李桂貞：而且，黨的成績和優點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不斷改正的。

學生丙：對！李桂貞說的對！

萬能：得了吧！小教條兒！

李桂貞：你們才是教條呢！

邱沙丹：你說誰是教條？

貝仁：李桂貞把話說清楚點兒！

向光明：（支持李桂貞）你們要幹什麼？

邱沙丹：（同時）你要幹什麼？

萬能：打架嗎？到外邊去！

賈崇仁：（這才慢騰騰地拦住）哎哎！同學們，倒底是怎麼回事？

學生甲：哎！（把兩派人都按下）我看你們兩邊都不要說話，請賈老師評評理吧！

眾學生：對！賈老師說吧！賈老師，你看那種看法正確？

賈崇仁：（走近學生乙）你是什麼意見？

學生乙：依我說，（猶豫不定地）好像他們兩種說法都有道理，拿他們三個人的意見來說：就是因為黨有缺點才整風，所

以应该提党的缺点……

万 能：我认为，我虽然住了一个时期的医院，对于整风鸣放不太了解，但是既然有缺点，就要无情的暴露！就要无情的斗争！小品文的使命就是这个。

貝 仁：嘿！又吹他是小品文作家呢！

李桂贞：可是，你们不能把党的优点、党的成绩一笔抹杀呀！

学生乙：对呀！你这话也有道理！

李桂贞：那么，究竟谁的对呢？

学生乙：我也不知道。还是请贾老师说吧！

贾崇仁：（慢腾腾地）这个问题嘛，我觉得，好象也没有什么，似乎双方面都有一些道理。当然啦，向光明同学和李桂贞同学，要求实事求是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告诉我们嘛，实事求是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态度。可是，贝仁、万能、邱沙丹三位同学，为了大鸣大放积极帮助党整风，那么动机既然是好的，多提一些党的缺点，不是更能够把问题突现出来引起大家的注意吗？引起大家注意了党的缺点，想办法克服党的缺点，也可以说是原则的灵活运用嘛！

貝 仁：对！不能死背教条嘛！

邱沙丹：我们坚决反对教条主义！

万 能：讽刺文学就是要找缺点嘛！

贾崇仁：嘿嘿嘿！我的意见不一定对！供你们参考！嘿嘿！仅供参考！

众学生：“拥护贾老师的意见！”……“走吧，别吵了！”

向光明：可是，贾老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到底是哪个对？哪个不对呢？

众学生：“是啊？哪个对？哪个不对呢？”“闹了半天还是糊涂。”

贾崇仁：（窘了一下）哎，哎……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们主张实

事求是是正确的，他們为了克服党的缺点，这种做法也是对的。当然嘍，两者之間，表面上似乎是矛盾的，其实是可以統一起来的。比如：过去，也許这种意見正确的成分多一点；現在也許那种意見正确的成分多一些！总之，應該辯証的看問題，不要絕對化！正、反、合嘛，彼此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嘿……

向光明：我还是不明白！

李桂貞：我也不明白！

貝仁：我早就明白啦！你們是教条主义！現在吃不开啦！

向光明：賈老师，你的意見是这样的嗎？

賈崇仁：（不做可否，一笑）我的意見不是說过了嗎？……你們也要独立思考一下嘛！

向光明：（拉李）走！咱們去問郑老师！

向和李剛要出門，遇見保姆上。

保姆：光明，等一下給你做了双新鞋，我去拿来！

向光明：媽，我有事，回头我抽空来拿吧！（同李下，另有两个学生随下。）

保姆：这孩子！

賈崇仁：阿姨，我不是告訴过你嗎？沒事，不要到这屋子里来！

保姆：是，太太叫我問你，什么时候开飯？

賈崇仁：等一会儿再說吧！

保姆：好吧！（下。）

其他学生，看看待在这里沒意思也都陸續走出門去。但賈却悄悄地把貝仁、万能、邱沙丹三人留下来。

賈崇仁：（关上門，招呼三个学生靠近他）向光明、李桂貞这两个人怎么样？

胡 莉：（湊近來）可靠嗎？

賈崇仁：（見大家看着胡莉是個生人不肯說話，忙道）這位是胡記者，大家不認識？我來介紹：（指貝仁）貝仁同學，杰出的青年詩人！

胡 莉：（與貝仁握手）久仰！久仰！

賈崇仁：貝仁同學的新作品——（急得抓頭皮）叫什麼來着？題名，是一個很有煽動力的題名，叫……？

貝 仁：“自由的小鳥”我來背一段給你聽：“在鳥類里，他最勇敢，也最孤傲；它响亮的歌聲喚來了溫暖的春意，使那枯萎的百花重新開放！”

胡 莉：（同時拍掌）好！好！

賈崇仁：（同時拍掌）好！好！

萬能和邱沙丹却彼此作了個鬼臉

貝 仁：學習寫作，還不太好！

胡 莉：不！很有感情，很動人！

賈崇仁：（指邱沙丹）她叫邱沙丹，青年政論家。

萬 能：（不甘落后地湊熱鬧）專會強詞奪理，外號叫“八面理”。

貝 仁：（指萬）他的外號叫“催眠劑”。

邱沙丹：“催眠劑”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說，聽他的講話，看他的文章跟老太太坐牛車一樣，晃晃悠悠晃晃悠悠一會兒就睡着啦！

眾人大笑。

萬 能：（着急了）你呢？貝仁的外號叫“大臭炮”！他一念詩人家就喊臭，我認為比狗屁還臭！

貝 仁：你更臭！誰象你，一口一個“我認為”，“我認為……”

萬 能：我認為，不，你才臭呢！當人面總好夸耀你的詩，如何的好，如何的妙，可是你寫了什麼呀？我認為，不！我覺得……

貝 仁：你好？

万 能：我不好，可是我沒有半夜三更的也作詩（学着貝仁朗誦的姿式）“在水晶似的夜晚，在繁密的銀河下，我对心爱的人儿說：噢！多么月亮呀！……”

众人大笑。

貝 仁：你混蛋！

万 能：你罵人！你……

貝 仁：我揍你！

賈崇仁：（見他們吵成一团，无奈，故意放大声音向胡）你看，这些年青年人多么活泼！多么天真！多么可爱！（又趁机挑拨地）可是学校当局，首先是党委不仅不来爱护他們，尊重他們，反而經常批評呀！斗争呀！改造呀！簡直是践踏幼苗嘛！……我这个人，一想到这些事情就气愤！本来嘛！对于我們老头子們，批評一頓，打击一頓都沒什么，反正也是快死的人啦！可是青年人不同啊，他們是国家的希望嘛！沒有一點儿朝气还行？……得啦，給人家听見又該說我自由主义发牢騷啦，还是請記者同志講講北京的情况吧！

貝 仁

万 能：（同时）欢迎！欢迎！講講北京情况！

邱沙丹

胡 莉：嘿嘿！（故作謙虛地）其实，我知道的也很少；再說我也没有什么批判能力，还是不講好。

賈崇仁：（仍鼓动学生）胡記者跟你們客气呢！其实她的消息最灵通，又是剛从北京来，記者嘛！

貝 仁

万 能：（鼓掌更响，甚至拉她过来）欢迎！欢迎！

邱沙丹

胡 莉：真沒有办法！好，我就尽我知道的，客觀的向你們报

导一点吧！比如北大、清华、师大，那个鸣放比你们这儿可是活跃的多啦！大字报贴了一二里长，学生们还成立了百花社啦，自由论坛啦，组织起来自己出刊物还不算，还提出拥护内行领导学校的口号，还组织了許多代表团啦，講演組到校外去活动，争取社会上的支援……

貝仁：（忍不住兴奋地举拳喊叫起来）我们也要跟他们学习！

邱沙丹：拥护教授治校！

万能：（也跟着喊叫）拥护我们的贾教授！

贾崇仁：（向学生們講演式地）青年学生們是时代的寒暑表，向来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哨！我们要更大胆的鸣！更勇敢的放！拿出五四时代的精神，要民主、要自由、要反对一切清规戒律，海阔天空，到处飞翔，到处歌唱！

胡莉：（也趁机鼓动）对！同学们，有什么意见，你们写文章，我给你们拿到光明日报、文汇报去发表。越尖锐、越泼辣越好，保证采用。

贾崇仁：而且稿费从优！既出名，又能多得稿费！

万能：我回去就写小品文！

邱沙丹：我也写！

貝仁：写诗行吗？

胡莉：当然啦！好，你们谈吧！（向贾低声地）我把电报发出去。

贾崇仁：好！

胡莉：（向学生們招手）再见！

万能：（急忙拦住）对不住，记者同志，我认为，我还要来个自我介绍。我叫万能。

贾崇仁：对。险些把你给忘掉啦！万能同学是小品文作家。

胡莉：太好啦！（握住万能的手）我们今后要多多联系。

万 能：（受寵若惊地双手抱住胡莉的手）你多多培养！

胡 莉：（取出小本子，记录他們的名字，指貝）你叫？

貝 仁：貝仁。

胡 莉：（記半，指邱）你？

邱沙丹：我叫邱沙丹。

万 能：我叫万能。

胡 莉：（記半）是的，我知道，你的外号叫催眠剂。（又一校正）你們的名字，要是联在一起可不大好听啊！

学生們：怎么？

胡 莉：看！被人（貝仁）玩弄（万能）的傻蛋（邱沙丹）哈哈！
哈……！

学生們：（尷尬）对！对！有点儿象！

賈崇仁：你真会开玩笑！

大家都笑了。

胡 莉：再見！（下。）

賈崇仁：（故做惊人之状）同學們，你們知道她是誰？北京的特派記者胡莉呀！新聞界的紅人儿！各大学的教授們，学生們沒有她到場都不发言呀！为什么？她能够把大家的意見直接反映到中央去。所以，那些官儿老爷們就不敢不乖乖地接受意見啦！告訴你們（指室内）她就住在这个房子里！

貝 仁：太好啦，我們一定經常找她談談！

万 能：对！我也来找她談談！

邱沙丹：我也来！

賈崇仁：（忽然想起）哎，你們說，向光明、李桂貞到底怎么样？
可靠嗎？

貝 仁：李桂貞是团员，向光明也要申請入团啦！

万 能：我認为，他們是最崇拜郑老师的！

賈崇仁：（沉思一下）那，可要特別注意呀！我們的計劃不要對他們講！必要的時候，你們就狠狠地整他們一頓！

學生們：對！那好說！

賈崇仁：你們都是學生中間的骨干，獨立思考和判斷是非的能力都很強咯！所以，我才告訴你們：（詭秘地）今後黨、團員的牌子都臭啦，民盟可要大有作為了！我不是說介紹你們參加嗎？今天就介紹你們參加這個組織。有組織才有力量，力量嘛就是勢力……（從抽屜里拿出表格，分發給三個學生）填好馬上交來，這叫做“火綫入盟！”懂嗎？

學生們：對！對對！

賈崇仁：你們，各人的發展對象都找好了嗎？

學生們：找好啦！

貝仁：（掏出一張名單給賈，指着說明）秦小明，因為學校不批准他的助學金，對黨不滿！

賈崇仁：可以爭取！

邱沙丹：趙小梅，去年肅反，把人家整得夠噲！

賈崇仁：好！（猛想起）哎，邱沙丹同學，你父親不是在肅反中被他們逼死的嗎？

邱沙丹：唉！人家說，因為他在偽滿時候，當過矯正局的科長。

賈崇仁：那有什麼關係？“既往不咎”，黨的寬大政策嘛！

邱沙丹：他們說，我父親解放以後和台灣還有聯繫。

賈崇仁：（更進一步煽惑）唉！更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啦！他們有什麼根據？我看，完全是欺負你們孤兒寡女！

邱沙丹：（怒極）不行！我非去找保衛科問個清楚！

賈崇仁：別着急！等有時機，我會告訴你的！

方能：（也送上一个名單）張文元是個大炮！好跟人打架，又好發牢騷……

賈崇仁：行！你們看，這里头還有沒有鄭衛民的崇拜者？

這時，譚步青講師推門進來。這人瘦高個子，長頭髮，破西服，破皮鞋，好象無時不在發牢騷，無時不在苦惱。

譚步青：崇拜？崇拜有什麼關係？比方，我崇拜拜倫，也崇拜普希金，還崇拜葉賽寧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難道有罪嗎？

學生們：譚老師，你好？

譚步青：好！

賈崇仁：譚老師，你有什麼事情嗎？

譚步青：沒什麼，隨便聊聊！（抓住賈的手）老賈，你今天的發言哪，太好啦！簡直說出了我多少年的苦悶！對我有很大的啟發！……

賈崇仁：對不住，你看（指學生們），我這兒……

譚步青：我知道你很忙。不過，我滿肚子的苦惱憋了六、七年，今天可是非對你說說不可！……只要五分鐘！五分鐘！（說着自己卻先坐定了。）

賈崇仁：（無奈）好吧！（向學生們）你們到里屋去坐一下，我就來。

學生們下。

譚步青：你不是說，學校不尊重高級知識分子嗎？確實，我們買半斤肉也要去排隊，象話嗎？還有，我寫了文章，報社為什麼不給我發表？

賈崇仁：（惱怒地）人家說，你是抄襲別人的嘛！

譚步青：（大怒）那……

賈崇仁：當然嘍，你有意見也要提呀！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嘛，你這也是一家呀！哎，你不是對於評級還有意見嗎？

譚步青：（被觸到了最傷心處）唉！誰不知道？我譚步青是一九五〇年就來這里當講師，和我一起來的張天榮、劉文玉、馬

子瑞都提升了，为什么独独的把我一个人扣下来？啊？一提起来就给我扣帽子，又是什么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地位观念，每次运动都整我，还叫我加强思想改造，搞得我简直和臭狗屎一样，连个老婆也经常跟我闹意见！唉！三十多岁，眼看快死的人啦，多么残忍？多么可恨？

賈崇仁：（又进一步煽惑）老弟！你的事情，我不是不关心哪！你問他們，哪次評薪，我都是首先提出：譚老師不要說副教授，就是教授也滿够的上啦！可是，不行啊！老弟，党天下嘛！張天榮、劉文玉他們怎么提升的？还不因為他們是黨員？論學問，論資格，哪比得上你？你是詩人呀！再說，馬子瑞那個副教授是怎么提升的？还不是靠着党委書記一句話？什么思想进步，教學工作有成績。呸！全是放屁！

譚步青：（怒極，瘋子般舉起雙拳叫起來了）不行！我要放！一定要放！我要給他們一個……（胡莉上，看見譚步青的樣子也被吓呆了。譚見胡莉有些垂涎起來。）

賈崇仁：（迎上去，低聲地）電報，發出去啦？

胡莉：（也低聲地）發出去啦。

電話鈴响。

賈崇仁：（拿起耳機）我是崇仁，衛民嗎？……

譚步青：（扯賈指胡）你給介紹介紹！

賈崇仁：（推譚示意稍等，仍向耳機）好嘛！請你來一下，有重要事情跟你談談。……好！見面再談。（放下耳機。）

譚步青：介紹介紹嘛！

賈崇仁：好，（指胡）胡莉記者！（指譚）譚步青講師！不，說詩人較好些！

譚步青：（與胡握着手呆住了）我叫譚步青……哎哎……

賈崇仁：（碰譚一下）說話呀！

譚步青：哎，說話，說話，……我沒有什麼說的，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賈崇仁：（見譚非常窘迫的樣子，胡莉幾乎忍不住要笑，忙解圍地）我們的譚步青講師是詩人，作家，寫了很多的東西……

胡莉：（也隨着撲風捉影地）啊！我也好像在哪個地方看見過譚先生的大作呢！

譚步青：（面帶羞慚地）哪里，哪里，很少發表的。

賈崇仁：那還不是教條主義、宗派主義把你打進了冷宮？解放以前，你是這樣的嗎？“369”、“星期六”畫報，不是時常有你的作品嗎？

胡莉：啊！怪不得，我覺得你這個名字很熟悉，果然是老作家，我可得多多請教啦！（掏出小本記錄着。）

譚步青：（感慨萬分地）唉！不時興啦！人家說，我的作品脫離實際，缺乏政治性……此一時彼一時也！……（委屈得伏在沙發一抽一抽地哭了。）

賈崇仁：（假裝同情地）你看多慘！把一個老作家搞成這個樣子！太不象話咯！

胡莉：是啊！文藝上公式化、概念化的批評，確實打擊了作家的熱情！不過，不要緊嘛，黨中央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譚先生有什麼意見，也可以寫文章，爭鳴呀！

譚步青：唉！我還爭什麼鳴？老賈知道，今天整我的資產階級思想，明天整我的藝術至上觀點！叫我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去和滿身蝨子的農民睡在一條炕上，象話嗎？

賈崇仁：哼！他們還美其名曰“下鄉體驗生活”。

譚步青：簡直是胡說八道！我本來就神經衰弱，還叫我到工廠

去，整天听着嗚隆嗚隆的機器聲音，不是要我的命嗎？……其實，藝術嘛全憑詩人的靈感，詩人是無冕之王，自有他的精神世界，怎麼能被庸俗的功利所沾污呢？比如：李白的偉大詩篇：“黃河之水天上来，……”你說，他有什么政治內容？還有李后主的詞：“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多麼動人？有什么政治性？有什么思想性？……完全是詩人靈感和才華的表現！叶賽寧的詩，他們說是資產階級沒落情緒，頹廢派！我就不服這口氣！偉大的詩人，去世幾百年以後，才被發現的也是常有的事！

胡 莉：譚同志很有文藝理論的修養嘛！可是外行人怎麼懂得呢？比方：我們新聞工作者吧！本來，記者嘛，就應該有事就記，有聞必錄；而且新聞嘛，一定要新，那就是要搶時間、爭先後，不然等別人發表之後，變成人人皆知的舊聞咯，还有什么意思？可是怎麼樣？完全做不到，人家不答應。又是什么考慮是不是全面？有沒有壞的影響？特別是我們這些非黨機關的報紙，還受黨報的壓制……

賈向胡暗示內室——還有事要做，別再和譚糾纏。

胡 莉：（會意，站起來）好！譚同志！想不到，我們初次見面就談得這樣投機！太好啦，讓我們做個朋友吧！（與譚握手）希望你多寫文章，我可以想辦法幫你找地方發表！特別是大鳴大放之後，我想，通過一些關係，發表文章是不成問題的！

譚步青：（受寵若驚地）噢？我太感激啦！太感激啦！

賈崇仁：嘿嘿！老弟！今天，你真是走運，遇到了這樣的知音者。作家的心情，詩人的苦衷，只有我們內行人才彼此了解，作品的出路，就是他的生命！……以後再找時間暢談

吧！

譚步青：（頗不甘心地）今天，我太感动了！姑娘！不，胡同志！晚上請到我那里吃飯，也好暢談一番，好嗎？

胡 莉：对不起，我还有点事情。

譚步青：噢！那我們再談一会儿！一分鐘！

賈崇仁：老弟！我們实在有事情，你看學生們还在里边等着呢！

譚步青：是啊！我知道！再談半分鐘！

賈崇仁：（無奈）你可真成了纏不清啦！（回头与胡相視而笑。）

譚步青：（懇求地）姑娘！不，胡同志！我有滿肚子的話要对你說呀！

賈崇仁：（实在耐不住）对不起！等晚上好好的暢談吧！

譚步青：（無奈）好！好！胡同志再見！（剛出門又轉回来了）我馬上把詩稿給你送來！再見！（下。）

胡 莉：（怪怨地）你打哪弄來这么个瘋子？

賈崇仁：唉！你別看他是瘋子，也有用得着的時候。

胡 莉：他的本事到底怎么样？写的詩怎么样？

賈崇仁：嘿嘿，（嘲笑地）別提啦！他写的詩有这么一大落！天天写，到处寄，可是都給退回來啦！尽是些什么姑娘我爱你呀！我愿為你而死呀！……簡直庸俗不堪！還有，連他老婆都看不起他，見人就發牢騷，見酒就喝……給他一門功課，到課堂上就給學生們轟下來啦。

胡 莉：你在發言里，說的那個五、六年不給開課的講師就是他？

賈崇仁：對！不過，我們要是鼓起他那股子瘋魔勁兒來，哎，那可是天不怕地不怕！

胡 莉：這也是個人才呀！为什么不吸收他入盟呢？

賈崇仁：晚上，我就去給他送一張表！行嗎？

胡 莉：好吧！還有什麼事，快一點，鄭衛民要來了！

賈招呼萬能，貝仁，邱沙丹上。

賈崇仁：同學們，你們回去，要馬上進行以下幾個工作：一，大字報還要多貼！口號要簡單明了，越尖銳越好！二，打擊歌德——且丁派！

貝 仁：什麼叫歌德——且丁派？

萬 能：幫助黨整風和歌德——且丁有什麼關係？

賈崇仁：（得意地大笑了）哈哈，你們以為我是講西洋文學史上的歌德——且丁嗎？不是的，我是指的那些跟着共產黨歌功頌德，和單盯着黨團員屁股跑的人！象李桂貞、向光明，簡直沒有獨立的人格！可惡透啦！

貝 仁：一點不錯，我們同學中間，這種人可多啦！

邱沙丹：一律打下去！

萬 能：我寫文章，狠狠地整他們一頓！

胡 莉：你們再想一想，老師中間有沒有這種人？

邱沙丹：我看鄭老師就是！

貝 仁：高宏聲也是嘛！

萬 能：對，我認為……

賈崇仁：好，你們聽着，第三……

這時，小明匆匆跑上來。

小 明：爸爸，乞丐是怎麼樣的？

賈崇仁：什麼乞丐？我這兒有事情，等會兒……

胡 莉：小明，等你爸爸有空再跟你玩。

小 明：不，我們李老師說的，明天還要提問呢！胡阿姨，你告訴我，乞丐是怎麼樣的？

胡 莉：（找不到適合的說明）哎呀，乞丐就是要飯吃的，叫花

子……

小 明：（追根地）他怎么要飯吃？什么样的？

胡 莉：这个……

賈崇仁：（不耐煩地）去問你媽媽！

小 明：媽媽不在家。

賈崇仁：去問阿姨！

小 明：阿姨說不懂。

賈崇仁：什么不懂？她就做过乞丐嘛？

小 明：（高兴了）啊！（跳着叫着跑向門口）阿姨！阿姨！

郑教授刚进门，险些把小明撞倒，連忙把他扶起。

郑卫民：小明，怎么不叫我？

小 明：舅舅！我要找阿姨！

郑卫民：（将小明放下，看他一溜烟跑出門去了）小东西！慢点儿跑！

賈崇仁：（有些惶惑地向学生們）你們先回去吧！

学生們与郑相遇。

郑卫民：怎么都要走啦？

学生們：再見！再見！（下。）

賈崇仁：卫民！我想找你談一个問題。

胡觉得不便插嘴，去写字台上写东西，但仍极注意他們的談話。

郑卫民：我也正要找 you。在市委座談会上……

賈崇仁：啊！你在会上对我的批評嗎？不用解释，你的心情，我还不了解？咱們都是从爱护党的愿望出发嘛，就是在个别問題的看法上，有点小的出入，也沒有什么。

郑卫民：不，崇仁，剛才我又和高宏声老师交換了一下意見，他也有同样的感觉。我們認為，你的发言，不仅是个別問題的看法上有問題，而是許多地方都不符合事实！

賈崇仁：（有些惶惑地）高宏声也同意你的看法？

郑卫民：对！（两人僵了半晌）崇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我们研究学间的主要条件。可是你掌握的太差了！

贾崇仁：（忍不住气愤地）告诉你，其他的教员和学生们，对于我并不是这样看法！正相反，他们倒认为你的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郑卫民：好！我们就都自己检查一下吧！

两人僵持了好长时间，胡莉看着两人就要不欢而散，赶紧插口进来。

胡莉：你们这两位，真有意思，又是至亲又是老同事，何必那样子呢？（向贾使个眼色。）

贾崇仁：（同意地）没有什么！我和卫民自小同学，以后又同事多年，经常是这个样子，不过一点也不伤感情，是不是？解放以后，还是他写信从香港把我叫来的呢！

胡莉：那可太好啦！

贾崇仁：啊！卫民，我想跟你研究一下，如何正确领导整风的问题。我是民盟的一个领导人嘛！

郑卫民：正确领导整风？我想没问题，党会做得很好的。

贾崇仁：当然喽！不过大家都在给党提意见，而且搞成了这样混乱的局面，党是很难说话的。我们既然是党的朋友，就需要在党遇到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为党帮忙啊！你说是不是？

郑卫民：帮助党整风，不仅应该，而且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贾崇仁：很对呀！既然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为什么你不同意我的建议呢？我认为“教授治校”是帮助党整风、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你再考虑考虑。

郑卫民：也许，你主观上是为了帮助党解决问题。可是实际上，如果真的按照你的建议做起来，你想想看，会把我们的学校搞成什么样子呢？我们都在旧大学里教过书的……”

賈崇仁：怎么能象旧大学那样？我們都是馬列主义者嘛！我的意見是走群众路綫，叫群众自己組織起来管理自己的事情！你看，这几年来，学校是外行领导內行，出了不少的笑話。工厂和农村也是同样，本来人家工人农民都生活得很好的，解放以后，也給他們搞得生活普遍下降，簡直不如解放以前，甚至……

郑卫民：这个問題，你的看法更不符合事实，恰恰相反，解放以后，工人农民的生活……

这时，小明拉了保姆跑进来。

小 明：（指保姆）爸爸！乞丐是这样的嗎？

保 姆：（莫明其妙地）什么叫乞丐？

賈崇仁：（厌烦地）乞丐？乞丐就是要飯吃的，叫花子！連这个也不懂？

保 姆：啊！要飯吃的，叫花子，我懂。小明，解放以前我是要过飯吃的。你問这干什么？

小 明：我要問！阿姨，你現在为什么不要飯吃？

保 姆：哎呀！我的傻孩子！誰不知道共产党毛主席领导鬧革命，穷人翻了身……

賈崇仁：（厌恶之极）阿姨！到外边去吧！

胡 莉：（煩躁地）阿姨，你沒看見这儿在談工作嗎？小明，乖孩子，到外边去玩！

郑卫民：（拦阻地）不，就叫阿姨在这儿說吧！我想听一听！我們也应该听一听！

賈崇仁：（无奈，懊丧地）有什么好听的！

小 明：不！爸爸，我要听，我要跟舅舅一起听！阿姨，你說呀！解放以前，你为什么不要飯吃？

保 姆：那，还不是因为家里沒米吃？

小明：为什么沒米吃？

保姆：哎呀，（看看賈，难过地摇摇头）一說这些事，你爸爸就生气，还說它干什么？反正……（欲去。）

郑卫民：（坚决地）不！阿姨你說下去！

小明：阿姨！你說，你說呀！

保姆：（无奈）好！我說。解放以前，有向光明他爹在的时候，我家生活还不错，供着光明在城里念書……

胡莉：向光明？这里的学生——向光明是她的儿子？

郑卫民：是的。这位阿姨有两个儿子。死了丈夫以后，因为地主挑拨，族里人欺負，一陣子就把她的几間房子几亩地全搞光了，向光明也失学了，她娘俩不得不挨門要飯吃。直到解放以后，土地改革清算了地主，大儿子有了地种，阿姨也找到了工作，才又供給向光明繼續念書。現在大儿子也是农业合作社的干部咯！对嗎？阿姨！

保姆：对！对！是光明对你說的嗎？

郑卫民：是。

小明：阿姨！你告訴我，地主是不是人？是不是大坏蛋？他是什么样的？

保姆：地主是什么样的？（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突然想起来，看看賈崇仁却把話嚥下肚子里）小明，走，到厨房去，我告訴你！

（哄小明下。）

賈崇仁：太不象話！

郑卫民：怎么样？事实胜于雄辨，你那个“工人农民的生活不如解放以前”的說法，又是不符合事实的吧？特别是最近几年，全国农村普遍合作化，战胜了去年空前未有的大水灾，还增产了千百万吨的粮食！工业建設更是一日千里。据說，平均每两天就有一个限額以上的厂矿开始施工。每

四天就有一个限额以上的厂矿投入生产，所有这些，都说明共产党领导分明是太好了，你们为什么却要說成是一团糟呢？

賈崇仁：（目瞪口呆不知所对，只是咬牙痛恨地）你！你簡直是……

胡 莉：（見賈完全处于困境，出而解围）賈教授說的，大概是說我們知識分子除了穿衣吃飯之外，还有精神世界！我們还需要精神上的享受！精神上的滿足！（向賈示意）对嗎？

賈崇仁：对！对！对！我們高級知識分子，还需要精神上的享受，精神上的滿足！

郑卫民：精神世界？（更加氣憤地盯着胡莉）我的女記者先生！为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而忘我的劳动！为着更加美好的将来而信心百倍，欢欣鼓舞，这是我們全国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世界！除此以外，你們还另有一种的精神世界，是嗎？那么，那是一种什么人的精神世界？……

小明跑上。

小 明：（指着賈）爸爸，你当过地主！

賈崇仁：（怒极）誰对你說的？

小 明：阿姨說的，地主是大坏蛋！

賈崇仁：（大怒）滾！你給我滾！

小 明：（被吓哭了）哇……！（跑下。）

郑卫民：你干嘛对孩子这样？

賈崇仁：我！我！我……！

郑卫民：（义正詞严地）崇仁！起初我对你的看法还不明确，經過这一段談話，我不能不严肃地向你提出来：你平时的言論和行动就不太正常，特别是最近几天，你的許多发言和活动，都是非常危险的！希望你立刻悬崖勒馬，从階級立場上去检查自己，不要再犯十年前禍国殃民的大錯誤！

走！我跟你一块去向党委承認錯誤！

賈崇仁：（怒極，用力將鄭推開）你！你胡說！

鄭衛民：你不去？好，我去找黨委書記！再見！

鄭憤然下。

賈崇仁：（木然）……

胡 莉：（怒不可遏）難道，難道你就這點本事？

賈崇仁：（暴跳如雷）誰說我沒本事？我要給他們個厲害！（將花瓶投碎地上。）

急 落 幕

第二幕

时 間：第一幕后十多天某日。

地 点：校园内。

布 景：舞台中央有一座小小的圆形花圃，红的白的各种花儿正在开放，正中心还有一只丈多高的太湖石巍然屹立着。舞台左下角，绿树荫下有一座小土台，上面筑了个小竹亭；舞台右上侧突出着教室红楼的一角——教室门边钉着白油漆的木牌，上写红字“中文系”。此外，还适当地放了一两把供人们休息时坐的长椅子。舞台正面，蓝天脚下，可以看到正在兴建什么工程的高大的脚手架，一直延伸到红楼背后。

啓：竹亭前面和教室门口，摆满了用黑板和破窗框等做衬底的各种奇怪形状的大字报。教师学生们三三两两地看着大字报。人们各有不同的反应，有的还在低声争论。整个气氛是非常紧张严肃的。工地上机械和工人劳动的声音隐约可闻。校长从竹亭背后向教室走来。他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教育家。

貝 仁：（挑衅地）校长，对于我们的大字报有什么意见？

校 长：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发表出来就好！（贝仁向周围同学们嘻嘻地笑着走开了。）

学生丁：校长！你看，这些大字报，哪里是帮助党整风？完全是歪曲事实，污蔑党！我们看着实在生气！

学生戊：你看这些乌七八糟的言论，党为什么不制止？

校长：不要制止！大鳴大放嘛！鳴放鳴放，鳴放才好啊！

学生丁：那么，我們能不能貼大字報？

校长：可以嘛！贊成的意見，反對的意見……

学生戊：我們還寫也可以寫大字報嘛！

校长：可以，誰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嘛！

学生戊：好，我去寫大字報！（下。）

学生丁：（向另一學生）咱們也去寫他幾張！（下。）

这时，万能和邱沙丹提着浆糊筐挟着大字报，从工地方向操场跑过来，跑得满身灰泥。

貝仁：（帮他們拍打着）你俩在哪弄了滿身泥？

邱沙丹：不管怎么样，到底給他們貼上啦！

校长：你們到人家工地上去貼大字報啦？

萬能：可不！他們不叫貼，我們偏給他貼一張大的！

校长：不是早對你們說過嗎？不要到校外去活動！

同學們都向這里圍攆上來。

兩個工人追上來。

工人甲：（指手中大字報）是你們弄到我們工地上貼的這張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惡毒語言嗎？

邱沙丹：什麼反動惡毒語言！我們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

工人乙：胡說！你罵共產黨，反對共產黨，還說幫助黨整風呢！呸！（把大字報揉碎，踏在地上。）

邱沙丹：你胡說！

萬能：你呸！別看你是工人，欺負人可不行！

工人乙：你還不服氣？我揍你！

工人甲：（勸止地）算啦！算啦！咱們去找他們的負責人！

校长：好，（走上前和工人們親切地握手）同志們，我是校長，請……

办公室去談談吧！

工人甲：太好啦！太好啦！

校長陪工人甲、乙坐下，工人乙仍不甘心又轉回來。

工人乙：（向万能等）小伙子！你們不想一想，國家一年拿多少錢供給你們？不好好兒念書，你們鳴的是什麼？放的是什麼？我再看見你們到工地上胡鬧，非把你們抓起來送公安局去！

工人甲：別說啦！走！走！走！

校長親切地扶着兩位工人的肩膀下。

万能：真倒霉！

貝仁：沒關係！不叫到校外去，咱們在校里貼！（貝仁、万能和邱沙丹下。）

學生甲：活該！看他們那股子瘋狂勁兒！

學生乙：本來嘛！他們干嘛到工地上去妨碍人家生產！

李桂貞和學生戊、拿着寫好的大字服從教室出來，正在貼着。貝仁万能和邱沙丹又提着漿糊筒，挾着大字服，抬着梯子，哼着印度影片“流浪者”的插曲走到紅樓前面，支起梯子爬上去貼大字服。引得大家都來看他們。歌詞是这样的：

我看世界象沙漠，
那四處空曠沒人煙；
我和任何人都沒來往，
都沒有來往。
活在人間舉目無親，
任何人都沒來往，
好比星晨迷惘在黑暗當中，
到處流浪，到處流浪，

.....

邱沙丹：同學們！我們要求絕對的民主！我們要求絕對的自

由！

貝仁：对啦！我們要变成天空的飞鳥，海闊天空，到处飞翔！

党委書記刘明从教室出来，見他們那样张狂，走近前去。刘書記是个四十几岁的老黨員干部，說話很有风趣。

刘書記：青年人，人嘛，怎么会变成飞鳥呢？再說，鳥飞也不能不受一些限制吧？比方：大雁，为什么队列那样整齐？据說，夜晚落在地上休息，还有輪流放哨的制度和紀律。还有蝙蝠，它为什么不来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飞翔一番呢？嘿，难道它不想嗎？还是……

李桂貞：（欢叫起来）党委書記同志，我来替他們回答吧！因为那蝙蝠見不得太阳！太阳光越强烈，它就不能不把眼皮閉得更紧。所以它总是喊叫：黑暗呀！我需要光明呀！可是太阳每天总是照常出来的！

同學們都随着大声哄笑起来。校长上，和刘書記打个招呼，两人亲切地談着走进教室去。

貝仁：（恼羞成怒地）喂！我說李桂貞！你可真变成歌德——且丁派啦！

李桂貞：（并不示弱地）什么歌德——且丁派？

万能：歌德——且丁派，我認为，不，不是我認为，而是有一个名人說过，所謂歌德——且丁派，就是跟着党、团员的屁股歌功頌德的人！

李桂貞：你們說我歌功頌德？我就是歌功頌德！同學們，想一想，在解放以前，象张德明、王大勇、刘全立这些貧苦的工农子弟能够上大学嗎？我还听老师說，在旧社会所学非所用，毕业就是失业！可是，我們呢？我們的毕业同学，不但国家完全負責分配工作，而且尊重我們的志愿和理想，介紹到各种工作崗位上去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服

务！难道这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好处？还不值得我们歌颂吗？

许多同学都被感动了，随着呼喊起来：

我们要歌颂！

歌颂共产党！

共产党万岁！

.....

邱沙丹：李桂贞，你就会背教条儿！

李桂贞：什么教条？这是事实！难道不对吗？我倒觉着你们几个人，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那些不合实际的教条（指着他们一张一张的大字报念）什么“假期帮助工农生产是罚劳动改造”啦！什么“老师排队买肉是不尊重高级知识分子啦”，还有，你们说肃反搞错了！请问，你们参观过反革命分子罪证展览没有？你们看过反革命罪行的报导没有？要是不把这些反革命分子肃清，我们能够在这里安心的读书吗？又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学校，还有什么，解放以后工农生活普遍下降，这些都是象蝙蝠一样闭着眼睛说瞎话！

贝仁：我说女公民！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研究，不要乱扣帽子。破坏鸣放是不行的！

李桂贞：到底是誰破坏鸣放？你们的大字报上写的那些有多少事实根据？做过什么调查研究？请你们说说看！

向光明拿着大字报从教室出来，见大家正在争论，不禁大叫。

向光明：同学们，同学们！请你们听听我母亲的话吧！（说着大步走上讲台展开了大字报，群众一齐拥上来，他索性向大家講演起来）我的母亲，大家都知道的，她在贾老师家里当了好几年保姆。可是解放以前，她因为受地主的欺负，没法生活，只有带着我到处讨饭吃；解放以后，我们才翻了身，我哥哥

有了地种，她老人家找到了工作，我才繼續上学讀書。可是，賈老师不許她提起穷人翻身的事情，那天她被賈小明纏得没办法，說出了賈老师过去是地主，前几年还有农民代表来找他算賬的事实，他竟然大罵一頓，把我母亲辞退了。同学们！賈老师不是时常对我们講，他如何的关心工人农民的生活嗎？可是，他为什么不許別人談穷人翻身的事情？这是为什么？

群众更加激憤，彼此議論。

李桂貞：向光明，我帮助你把大字报貼起来！

群众：貼起来！貼起来！

李桂貞：（向貝仁等）三位公民！拿出真正的事实来！否則，光喊口号罵人是不行的。

群众也随着哄笑起来。搞的貝仁等非常狼狽。

邱沙丹：（低声向貝）怎么办？

万能：真倒霉！

貝仁：（低声向邱和万）別着慌！我想賈老师一定掌握着許多材料！

邱沙丹：（拉万）走！找賈老师去！

貝仁：（向李桂貞等）你們等着瞧吧！

貝仁：（带头唱）你为什么这样残酷？（万、邱随唱）

貝、万、邱抬着梯子下。

校园里重新恢复了肃靜。工地上劳动的声音又可以听见了。一会儿，教室里鈴声响了，学生们陸續走进教室去。郑教授从教室背后走来，发现又出现了新的大字报，不禁停下来仔細閱讀。譚步青从亭子后面走来，几乎完全改变了往日垂头喪氣的神态，异常兴奋。

譚步青：噢！郑老师，你原来在这儿。叫我好找！

郑卫民：（与譚握手，誠懇地）譚老师，我早就想和你談談。不过，

难得找到合适的机会。

譚步青：我这些天很忙啊！記者們找我談話，要稿子搞得我很紧张啊！

郑卫民：听说，你的詩也給胡記者拿去发表啦？

譚步青：是啊！这位女同志待人很热情，非常关心創作。她也很欣賞我的詩，她說，我的詩是一朵奇花！

郑卫民：（有所悟地）噢！原来你找到这样一个知音者！

譚步青：当然嘍！“琴貴知音，詩貴知心”。郑老师！胡記者可不是一般的記者。她是北京的特派記者，老报界，对于文艺很有修养！我不是說过嗎？我的詩是“孤高寡和”呀！那时候，我还担心，我是不是能够活着看到我的詩的兴盛时代呀？可是，哪想到一陣风刮来个胡記者，她一看见我的詩就拍案叫絕，說：“好！”……可是，我……（发现郑对他的話并不太感兴趣）好，不談这个，免得你怪我纏不清！……哎，我說，郑老师！我看了你昨天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

郑卫民：你觉得怎么样？我对賈老师的批評，怎么样？

譚步青：我觉得所举的事实嘛，都很对！道理也不错。不过，是不是太激烈了一点？老郑！賈老师和你是至亲，老同学，老同事……

郑卫民：（坚决地）正因为我們是至亲、老同学、老同事，所以我才不能不这样批評他。主要的是，他的发言中缺乏事实根据。你想想，一个搞学术的人，怎么能不实事求是呢？比方，他說外行不能领导內行，党不能领导学校。你想想看，我們学校要是沒有党的领导怎么能行呢？譚老师，我們都是在旧社会待过的人。就拿你來說，在旧社会还不是象“十字街头”里的老赵一样，連个固定的职业也找不到，飢一頓飽一頓……

譚步青：（着急地）老賈也沒有說不要黨的領導哇！不要黨的領導怎么行呢？

郑卫民：你还看不出来嗎？他的发言的实质就是不要黨的領導。对于这个关乎国家前途的重大問題不顧事实的瞎說，我怎么能不管呢？并且，他到学校里来，还是由于我的推荐才从香港把他找来的。組織上这样信任我，我怎么能不負責任呢？

譚步青：那当然嘍。不过，問題并没有那么严重嘛！胡記者对我說，自从那天你和老賈爭吵几句之后，彼此連話都不愿說，这是何必呢？我看这样吧，哪天，弄两瓶酒，炒几个菜，你們坐在一起一喝一聊，就算啦！……你还看不出来嗎？这几天賈老师的家里，真是車如流水馬如龙，日日夜夜都是高朋滿座呀！說不定会派他当校长呢？

郑卫民：他要当校长？誰和你說的？是胡莉嗎？

譚步青：不！不！不！我……我是，我想劝你不要……就連胡莉記者也是一片好心哪！

郑卫民：（氣憤地）謝謝吧！用不着！（欲走，又想起什么，向譚懇切地）譚老师！我們家庭出身都是不太好的，思想感情上存在許多不健康的東西。在这次整风中，一定要分清是非，提高自己！特別是你，不客气地說，这几年你的思想改造比我还差！因此，更要注意，不要中毒哇！

譚步青：（不高兴地）中什么毒？

郑卫民：我以为……

譚步青：你是說，賈老师在市委座談会上的发言嗎？我看也沒有什麼。至多不过是跟我一样，在过去几次运动里挨了整，心里有点想不通，对組織有些不滿情緒，說了些牢騷話。当然了，你对于他的批評从政治立場上來說也是很有

道理的。不过……我对政治一向是……

郑卫民：（急切地）哼！还是你那一套詩人和政治无关的論調。告訴你，譚老師，人家都拿你当做“典型”啦，清醒一些吧！

譚步青：（仍不在意地）他就是拿我做典型……

郑卫民：你还悶在鼓里呢！你仔細考虑考虑，現在……

譚步青：（有些头昏了）好了！好了！我很忙，我要回去写东西。……再見！再見！（慌忙逃下。）

郑卫民（看着譚步青远去的背影，难过地摇摇头）……可怜！……可怜……（郑卫民刚轉身要走开，看見党委書記迎面而來。他急不及待地跑上前去，抓住他的手）哎呀！刘書記，人家都在活动着要当校长啦！

刘書記：（并不吃惊，反而微微一笑）噢？你說的是賈老师嗎？（郑点头）你听誰說的？

郑卫民：剛才，譚步青在說話里，无意中透露出来的。我估計，很有可能是从胡莉嘴里发出来的。

刘書記：你感觉胡記者这个人怎么样？

郑卫民：我看，她是惟恐天下不乱！

刘書記：譚步青的态度怎么样？

郑卫民：很糊涂！簡直被他們弄得晕头轉向了！

刘書記：（想一下）是的！本来有些人平常就患着神經衰弱症，遇到大风大浪，难免就要发展成为歇斯底里了！

郑卫民：（急躁地）刘書記，你看，他們把学校弄成什么样子了？党为什么还不說話？

刘書記：（仍鎮靜地微笑着）我們想多看一看！讓大家都多看一看！（大有感触地）郑老师，今年的春天，确实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哪！你看，除掉自然界照例的百花盛开外，还出現了（指周圍五顏六色的大字报）这么許多奇花异草，不来好好地欣

賞一番，豈非虛度了春光？哈哈……（轉為認真地指着幾張大字報）你看，這里又出現了許多寶貴的意見！這都是群眾對於黨的热情支持和信任，使我們更加提高了改進領導的信心！

鄭衛民：（指另外的幾張大字報）可是這些呢？明明是別有用心，乘機作亂……

劉書記：鳴放嘛！大家對黨有什麼意見，心裡有什麼想法，都可以說出來嘛！

鄭衛民：（有些耐不住地）這些東西明明是毒草！毒蛇！黨為什麼不鋤？為什麼不打？

劉書記：只要真正是毒草、毒蛇，黨是一定要鋤，一定要打的。要和人民一起鋤，一起打的。不過，不要着急嘛！給所有的人們都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甚至大不了受一點毒，增加一些抗毒素不是更好嗎？哈哈……

鄭衛民：哎呀，劉書記，你說得多么輕鬆啊！……也許，我的想法不對頭。不過，我不明白，人家都公開提出取消黨委，要當校長啦，黨為什麼還……

劉書記：哈哈……哎！鄭老師，你和高宏聲老師經常談談嗎？

鄭衛民：我們兩人倒時常在一起談談。高老師對於賈崇仁近來的表現也非常氣憤……

高宏聲是位鬚髮皆白的老教授。他老遠就向他們打招呼。

高宏聲：劉書記，學校給他們鬧成這個樣子，黨為什麼還不表示明確的態度？

劉書記：黨的態度，從宣布整風開始就很明確嘛！我們要求大家積極幫助黨整風，各種各樣的意見都可以提出來，也可以互相展開辯論，道理是越辯越明嘛！

鄭衛民：（再也耐不住，激動地）劉書記！你知道，我一生中走了

不少的弯路，遭受了多少痛苦，党是我的再生母亲。我虽然还不是党员，可是那些家伙对党的肆意污蔑，就象鞭子抽在我的身上，烈火烧着我的肉体一样！不管怎么说，我是忍不住了，我要开炮！

高宏声：（出示手里文稿）我也写了文章要发表！

刘書記：好哇，一个要开炮！一个要发表文章！你们这不是已经动起来了嗎？哈哈！（握住他们的手，深情地严肃地看着他们）同志！我们面临着一场极为严重、极为复杂的阶级斗争！这是一次政治上、思想上更加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啊！这个运动将要无情的考验我们每一个人。所谓“疾风知劲草”……（向郑）你自从那天和贾老师争论之后，没有再找他谈一谈？

郑卫民：（气愤地，难过地）没有！自从那天以后，我越来越觉得贾崇仁……

不知道什么时候，贾崇仁早已站在竹亭上了。这时，他也耐不住插了进来。

贾崇仁：啊！刘書記！（装做非常热情地跑下来，与刘握手）我到处找你呀！（向高和郑打招呼）高老师、卫民也在这儿？

刘書記：贾老师，听说你很忙啊！精神也很旺盛！身体也好起来了！嘿嘿嘿！好嘛！医生告诉我，要想给你看病都感到很大的困难哪！哈哈……

贾崇仁：是啊！帮助党整风嘛！这是头等的政治任务，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我怎么能够不贡献一切力量呢？再说，我们盟中央也有指示，从团结愿望出发……

郑卫民：（耐不住讥讽地）是不是表里一致噢？我的贾教授！

贾崇仁：看你这个人！……

高宏声：你们谈吧！我还要和郑老师研究一个问题。（拉郑下。）

刘書記：我也到历史系去看看！（欲去。）

賈崇仁：（急忙拦住）刘書記，我有个問題向你請示！

刘書記：什么問題？

賈崇仁：（裝做机密地向四下看看——沒人，抓住刘的手急切地）同志，不得了哇！

刘書記：（并不惊异地）你說什么？

賈崇仁：哎呀！你还看不出来嗎？形势越来越严重了！校內如此，校外更加混乱。听说工厂的工人要罢工了，郊区的农民也都人心惶惶要鬧事啦！据说，北京鬧的更凶，清华和北大的学生都上街啦！

刘書記：（却冷淡地）噢？这个消息，我們还没有听誰說过。賈老师，你听誰說的呀？

賈崇仁：（感到失言，惶惑地）我！……噢！……一定是誤传，誤传！（又装認真地）哎！說不定是坏人造謠呢！……要追！要追！一定要追！（又抓着头皮）是誰跟我說了这几句？……看，我这脑子，簡直坏透啦！……不过，这也說明我們学校的秩序太不正常啊！

刘書記：（一笑）我看也没什么不正常的！大鳴大放、帮助党整风嘛！大家都在积极发表意見！很好！秩序很正常！

賈崇仁：（一楞）嘿嘿嘿！当然嘍！党是要发揚民主，这个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很担心，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万一学生們冲上了大街，和工人、农民，以及市民們拉起手来，哎呀呀！那还了得？我簡直不敢想象天下要乱成什么样子！匈牙利事件的教訓太惨痛咯！

刘書記：什么？匈牙利事件？呵！……賈老师，放心吧！匈牙利事件是不可能在中国大陆上出現的！不过，要是有人脑子里存在着那种不合实际的幻想，甚至特別喜欢湊熱鬧，

一心要把問題搞得复杂起来，我們也……

賈崇仁：（忙插口）噢！我明白啦！我明白啦！（湊到刘書記耳边，見有人走过又止）咱們找个僻靜地方談談好嗎？

刘書記：（故意不在乎地）在这里談，不也是一樣嗎？

賈崇仁：（指竹亭上側）到那边去？

刘書記：也可以。

兩人走到竹亭上側。

賈崇仁：（湊近刘書記耳边，故做机密地）中央的意思，是不是要收？

刘書記：收？哈哈（走开）鳴放嘛！大家都来发表意見，展开辯論，对于我們帮助很大，很好嘛！为什么要收呢？賈老师你說說看？

賈崇仁：（惶惑地）我，我是随便这样說說。不过，对于党的方針政策，我是向来沒有任何怀疑的。本来嘛，大鳴大放，发揚民主是太好啦！党大公无私的胸怀和坚定的信心，我是深有体会的。所以，我要走在群众前头，帶領大家鳴放，鼓励大家提意見。可是，有些人对于党的精神总是体会不够深刻，（又湊到書記耳边低声地）郑卫民和高宏声这些人，还是保持着那么股子宗派主义的情緒，不相信群众，不肯放手，害怕放乱咯！人家剛剛提出一些意見，就到处講話、写文章批評呀，斥責呀！扣帽子呀！搞得大家很反感。甚至，还有人怀疑，郑卫民的文章是党委授意叫他写的呢！

刘書記：噢？賈老师是不是也这样怀疑呢？

賈崇仁：（一窘）我？当然不会啦！我还向群众們做了許多解释工作呢！……刘書記，你們是不是感到困难哪？比方，大家都在对党提意見，我想，你們也有許多难言之苦嘛！

刘書記：什么难言之苦？（見賈有些惊慌，又連忙轉換口氣）你說下

去！說下去！

賈崇仁：嘿嘿！我很想幫你們忙！給黨多做些工作。

劉書記：好嘛！我們很需要大家的幫助。特別是領導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我們還缺乏足夠的經驗。我們很需要同志們大力幫助！賈老師，要想多做工作，太好啦！

賈崇仁：（得意地）嘿嘿！劉書記！關於“教授治校”的建議，我又寫了一篇文章，找人復寫了一下，一份送報社，一份送到黨委會，供領導參考。見到了嗎？

劉書記：看了一下。我們認為，你這個建議很值得我們研究。不過，關於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的道理？……

賈崇仁：（更加得意地）還不夠明確是不是？所以我想再跟你說明一下，其實道理很簡單。常說的話：“士可殺而不可辱也”；同時還有一句話：“士為知己者死”。以上兩點完全說明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

劉書記：怎麼講呢？

賈崇仁：（得意忘形地）噫！說俗了，知識分子都是順毛驢呀！你順着他的脾氣來，尊重他，捧他，他會高高兴兴地給你拉車，給你拖犁，給你騎，一輩子忠心報効。否則，一個使他不舒服，就給你鬧情緒，和你對抗，對抗到底！哎！這些話怎麼能寫在文章上面呢？哈哈！這才是真正反映知識分子特性的東西！

劉書記：（忍不住放聲大笑）哈哈……

賈崇仁：（認真地）你別笑哇！確實如此嘛！連我也是這樣。特別是对付高級知識分子，禮賢下士自古有之。向他們多說幾句好話，給他們多戴幾頂高帽子，天大的問題也就解決了！劉玄德三顧茅廬，還不是買得個諸葛亮報効終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嗎？

刘書記：啊！你認為，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更是這樣的？

賈崇仁：（斷然地）我看，基本上离不开这个道理！也可以說，这是中国知識分子的傳統吧！……还有，你們也別把高級知識分子看得太神秘咯！不过，因為他們多讀了几本書，說起話來轉弯抹角好听一些，其实，哼！不仅为名而且要利！所以，我建議：凡是好出头露面的，好提意見的，不管教授还是講師，都給他一个校務委員的名义！再不行，提出个把为首的人物，給他个副校長，乃至正校長的位置！

刘書記：噢！这就是你那“教授治校”的实际內容了？

賈崇仁：不錯！实际內容就是这些。不要紧，这个校務委員會主席如果没有适当的人选，我——賈崇仁也可以挺身而出为党帮忙！怎么样？

刘書記：（拍着賈的肩膊）我很高兴！賈老师！你今天变得直爽坦白起来了！

賈崇仁：是的！我对你說的完全是心里話！刘書記，我的建議，你認為……

刘書記：好！你这个建議确实值得我們很好的研究研究！晚上，我再找你談！

二人握手，党書記下。

賈崇仁：（看着刘書記远去的背影，疑惑不定地回味着刚才的談話）总是那么嘻皮笑臉的，倒底是怎么回事呢？……看来，他們是不敢收！……可是繼續放下去？他們……不是真心話，所以，他才說我的建議确实值得很好的研究。对！有道理！一定是！

正在这时候，胡莉从亭后走来，看見賈正发呆，望望四周无人，拍了一

下他的肩膀，吓他一跳。

賈崇仁：啊！胡莉，是你呀！

胡莉：（遞給他一張報紙）看！你的發言，已經轟動全市了！再經過文匯報、光明日報一轉載，全國也會發生影響。真是登高一呼，群起響應啊！怎麼樣！黨委書記的態度怎麼樣！

賈崇仁：（自信地）有門兒！

胡莉：他怎麼說的？

賈崇仁：他說，他感覺我變得直爽坦白起來了！呵呵！告訴你，這一點很重要！過去，他時常怪我不直爽不坦白呢。

胡莉：對！他對你的看法有了轉變，很重要！

賈崇仁：（更加猖狂地）哈哈……還有呢！他說，我的“教授治校”的建議，確實值得他們很好地研究研究！

胡莉：（高興極了）太好啦！我也告訴你個好消息。（向四周看看沒人）郊區農村里，不少的被鬥戶，看到你的發言也都活躍起來啦！

賈崇仁：好！

胡莉：我在三七三工廠又吸收了幾個人！他們那里的高級技術人員們也叫喊起來啦！

賈崇仁：好！

胡莉：我再給你個好玩兒看看！（說着從揹包里取出幾張傳單遞給賈）北大學子們寄來的！

賈崇仁：（看着傳單，更加興奮）好哇！他們的口號和我們完全一致！拿給學生們去看看！

胡莉：等一等！還有呢！（又從揹包里取出一本油印的東西）這里面有許多領導學生鬧事的經驗。章先生親自寄給我的。要絕對保密呵！（交給賈。）

賈崇仁：（如獲至寶）太好啦！太好啦！

胡 莉：（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你再看看这一个！

賈崇仁：（看着信皮喜出望外地）噢？

胡 莉：章先生和罗先生要我轉交給你的亲笔信！（說完交給賈，自己去亭上向四处了望。）

賈崇仁：（急忙拆开信来，兴奋若狂，不禁念出声来）近日来，全国各地捷报频传，时间进展之快极为惊人。如能不失时机，六月六日将成为我們自由运动空前之高潮，甚至原先以为必須經過长期奋斗始能达到之远大目标，亦有指日告成之极大可能。为此，望兄等不必拘泥原定計劃，也不必等待批示，大胆放手……

胡 莉：嘘！（跑来）有人来！

賈崇仁：（欲收起，仍不舍）你看！六月六号离現在不过几天啦！

胡 莉：回家去再說！

賈崇仁：好吧！（收起信件和传单，欲走。）

胡 莉：哎！郑卫民怎么样？

賈崇仁：（摇摇头）不見好轉。剛才，不知道他又和党委書記搞了些什么鬼！

胡 莉：（狠狠地）把他打下去！

賈崇仁：双管齐下，連打帶拉！那个玩艺給姓郑的送去了沒有？

胡 莉：什么？

賈崇仁：（比着刀砍的姿式）……

胡 莉：噢！我早已派了人，叫他偷偷地放在郑卫民的書房里。

賈崇仁：怎么还不見动静？

胡 莉：我再去检查检查。

賈崇仁：我也去找邱沙丹准备控訴会！

胡 莉：哎！記住，勇敢的放手！六月六日——全國空前勝利的高潮！這個控訴會，就要打下大干的基础咯！

賈崇仁：那是一定！我還要從各方面想辦法，放心吧！（走進紅樓去。）

胡莉欲從另一方向下，却遇到譚步青。

譚步青：啊！紅人兒！哎呀！幾乎天天在報紙上看到你的文章，（握住胡的手）真是幸運兒啦！

胡 莉：啊！譚步青同志，你的詩報紙上已經發表了！

譚步青：（十分感激地）看到啦！看到啦！

胡 莉：很有才氣！很有感情！你過去是懷才不遇嘛！現在，你可是開始翻身啦！干吧！越往後越有干頭！將來，我再把你的作品介紹給出版社去印單行本兒！那你就變成文壇上的名人咯！稿費收到沒有？

譚步青：還沒有哇！

胡 莉：這是怎麼搞的？豈有此理！我給你寫信去催！

譚步青：你對我太好了，（感激得幾乎流出眼淚，朗誦式地）想不到，想不到，在這俗氣逼人的世界上，我遇到了知己；在這茫茫的大海中，我看到了燈光！我太幸福了！我要復活了！我要——我要什麼呢？……

胡 莉：哎呀！我的詩人！我看還缺少兩樣東西！一個是真正了解你的愛人，才子配佳人兒嘛！另一個就是地位咯！哎，賈教授正在考慮校務委員會的名單，我倒可以把你推薦一番！而且將來他要是當了校長，我還可以向他建議，把你提升為副教授！其實，他也說過，提升你當教授都滿可以嘛！

譚步青：（簡直感激得五體投地，更加瘋狂地）姑娘！是你給了我生的愉快！是你給了我引路的燈光！只有你才這樣對我體貼入

微，好象春风吹进了我的心房！我的心花开放了，我的喉咙在发痒；我要歌唱，我要尽情的歌唱！永远的歌唱！啊！姑娘，我能够为你做点什么呢……那怕是给你采一朵小花，（采了一朵花，向胡莉献上），那么……反正，我愿意听从你的驱使，我愿意为你而死亡！（急忙到胡面前，几乎跪到地上，极其虔诚地）姑娘，请你相信我！请你相信我！这是我严肃的誓言。（这时贾妻慌慌张张从他身边走过）噢！贾太太！（慌忙站起来。）

贾 妻：你们看见郑先生没有？

谭步青：没有哇！什么事？这么惊慌？

贾 妻：（展开一张大字报，上面画着一把鲜血淋漓的刀子，气愤地）不知道什么人，在郑先生的书房里放了这个东西！

谭步青：（念）“如果不停止你的走狗行为，就要你的脑袋！”（抬头向胡）哎呀呀！何必这样残忍？

贾 妻：社会又要变成什么样子了？

胡 莉：（鬼祟地向四下看看，见没人来）这个问题很明显，现在大家都在给党提意见，郑卫民不識时务，到处讲话写文章反对这个，驳斥那个，势必引起众怒。前几天，我和贾教授还劝他要学聪明一点！……

谭步青：我刚才也劝他啦！

胡 莉：可是他不听！看！果然闹出这个事情！

谭步青：这事，不好办哪！

胡 莉：贾太太，你管这些闲事干什么？

贾 妻：（不满地）怎么叫管闲事呢？郑先生是我的亲弟弟。他的爱人报告保卫科去了，我来帮她找找门，还不是应该的吗？（欲去。）

胡 莉：噢！贾太太，既然郑教授是你的弟弟就更好了。其实，

我想也沒有什麼，只要你好好地勸勸鄭教授，叫他少管共產黨的閑事也就沒有事了！老譚，你說對嗎？

譚步青：對！對！老鄭這個人就是這個固執性格。其實，以前黨員們盡整別人，也整過老鄭啊！現在輪到別人整黨啦，還不落得站在旁邊看看熱鬧，跟着出口怨氣？哼，我就是這個樣子！雖然，有些人的意見，我也覺得不大正確，有些偏激，有些不合實際，可是又有什麼關係呢？老鄭太不識時務了！自找苦吃！不過（指賈妻手中大字報，不勝氣憤地）這手段也有點兒太下流了！簡直和解放以前的國民黨特務一樣！（向胡）記者同志，你說呢？

胡 莉：（窘了一下）時代不同了，這個道理嘛……

賈 妻：我也不懂你們的道理。我總覺得象凭空來了一陣什麼風似的，一下子，你們都變了樣。可是我弟弟他不會，他還是說他的正直話！難道說正直話的人有罪嗎？（向譚）譚先生，你是親自經歷過的，在舊社會里說正直話的人被抓去坐牢！說正直話的人吃炸彈！吃刀子！現在——新社會，為什麼還有這種壞人呢？

胡 莉：（譏諷地）哼！我說賈太太，從前賈教授當教育廳長，你當廳長太太，說良心話，不比現在好？

賈 妻：（不以為然地）你懂什麼！（欲下。）

譚步青：哎！你不是要找鄭先生嗎？他大概在二樓教室里。

胡 莉：（又攔住她，看看四下無人，裝做很懇切地）賈太太！你是鄭教授的親姐姐，我們也是為他好。告訴你，千萬勸他不要聲張！最好，你見到鄭教授先不必跟他說這件事，只說家裡有事情叫他回去一下；到了家裡，你再跟他愛人好好地勸勸他！（湊到賈妻耳邊）現在保衛科、人事處全不頂事啦！只要鄭教授今後少出門，少說話，少跟黨、團員們來往，也

就沒事啦！否則，他要是当着眾人再發什麼神氣，可要真的壞大事了！

賈 妻：（莫測高低，嘆嘆氣）好吧，我去找他！（走進紅樓去。）

譚步青：（又悲觀起來，伏在亭柱上）真可怕！社會又要變成什麼樣子咯？可怕！可怕！

胡 莉：喂！我說同志！你剛才對我說什麼來着？你願意怎麼樣？

譚步青：願意？（抓了半晌頭皮）噢！我願意聽你驅使。對嗎？姑娘！

胡 莉：去你的！你說的話，可是當真？

譚步青：怎麼不是當真？唉！你也是這樣不相信我呀？我太痛苦咯！

胡 莉：假如，我有什麼事情求你幫忙的話？

譚步青：那，我一定效勞！請吩咐吧！

胡 莉：（看他果然上了圈套）嘻嘻嘻！我不過隨便說說笑話罷了。不是介紹你參加民盟嗎？申請表填好了沒有？

譚步青（惶惑地）啊！啊！我忘啦……還放家裡，沒有填。

胡 莉：你這個人就是不關心政治！（從揹包里取出一張表）就在這裡填好給我吧！

譚步青：（楞了好半晌，最後下決心地）那怎麼行呢？你知道，我是一個自由的人，自由的鳥兒是不願意受任何束縛的！

胡 莉：（冷笑）嘿！你可真是個詩人！告訴你吧，世界上從來沒有什麼自由的人，天上也沒有自由的鳥兒；看你，鬧自由鬧了半輩子，怎麼樣？還不是一身破西裝，兩隻破皮鞋？好吧，我本來很想多幫你一些忙，可是……再見吧！

（氣憤地下。）

譚步青：（大吃一驚）你等一等！你等一等！我說，姑娘！……

(慌忙追去。)

教室里又爭吵起来。一会儿郑教授氣冲冲地走出来，賈教授也跟踪而上。

賈崇仁：卫民，你別走哇！咱們再研究研究！

郑卫民：还有什么研究的？我不能跟着你們同流合污！我不能讓學生們跟着你們往黑路上走！

賈崇仁：怎么叫同流合污呢？你听我說呀！群众都拥护这个意見，連刘書記也都同意了我的建議，就要成立校务委員會了！你看，关于这个委員會的名单……

郑卫民：(声色俱厉地)你胡說！刘書記不会同意放弃党的領導权！他完全知道，放弃党对学校的領導，就是对人民教育事业犯罪！

賈崇仁：你看！你看！不要激动嘛！

下課鈴响了，學生們陸續走出教室，其中有貝仁、万能、邱沙丹等。

郑卫民：我問你，刘書記怎么跟你說的？

賈崇仁：他！他……虽然沒有說什么話，可是从态度上可以看得出来嘛！他早就默認了。他一句不同意的話也沒有說！你想想看！党处于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实在无能为力，……那么，我們不来收拾残局，如何得了？(凑到郑的耳边)卫民！你听我說，校务委員會成立起来，我保証：有你一个副主席的位置，怎么样？

郑卫民：(大怒，暴跳起来)你无耻！你卑鄙！

賈崇仁：你！你！……

邱沙丹：你罵人！

貝仁：(大声向四处喊叫)郑卫民罵人咯！郑卫民罵人咯！……
教員學生們越集越多。

万能：大学教授罵人咯！大学教授罵人咯！

群众：“干么要罵人？”，“郑老师怎么会罵人呢？”，“反正罵人

是不对的！”……

貝仁：污辱高級知識分子，侵犯人權是違背憲法的！

邱沙丹：走，我們找地方跟他說理去！

萬能：走，到黨委會請願去！

賈崇仁：（却裝做調解地）不要，不要鬧嘛！同學們，聽我說，鄭老師罵我兩句，污辱我，沒什麼……

貝仁：同學們跟我走！找黨委去請願！要是黨委不答复就去找市政府！……

群眾：對！走！走！污辱人是不行的！

學生丁：等一等，等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遲啊！

李桂貞：不能光聽一面之詞！我們請鄭老師說明一下。

群眾：“對！鄭老師說說！”，“鄭老師說說吧！”

貝仁：同學們！跟我走哇！

鄭衛民：（跳上亭台，氣憤不已地）同學們！同學們！不要受騙！

場上群眾都向鄭集攏過來，連要跟貝仁走的也都停住了向回看。

鄭衛民：我是罵他啦！我罵他無恥！卑鄙！可是，你們問他我為什麼罵他？賈崇仁，你說，我為什麼罵你？

貝仁：你這個人，罵了人還不講理？同學們，找黨委請願去咯！（但大多數同學不為所動。）

鄭衛民：你不肯講？我來講！同學們！我告訴大家……

邱沙丹：不聽！不聽！請願去咯！

賈崇仁見人們已不跟貝等走，急忙把他們拉出人群，偷偷地向他們吩咐了些什么話，自己溜進教室去了。

鄭衛民：（繼續講下去）賈崇仁到處叫喊，所謂幫助黨整風，正是企圖乘黨之危奪取黨的領導權！他所提倡的民主、自由完全是為了迷惑一部分立場不穩、意志薄弱的人跟着他們去干顛覆社會主義的罪惡勾當！他們要把我們的國家和人

民拖回到蔣介石統治時代和日本鬼子統治時代，國家不能獨立、人民無法生存的道路上去……

胡莉在眾人背後溜過去，向貝仁等使了個眼色走進教室去。

貝仁：我們不聽！我們不聽！

邱沙丹：嘶！嘶！……

不知道是誰從樓後向鄭教授拋了許多石塊，群眾大為激怒，紛紛將他們追跑。

鄭衛民：（拾起投來的石塊給大家看，更加憤怒地）你們看，這是什麼東西？他們把蔣介石和美國特務的手段都拿出來了！這就是他們要求的民主！這就是他們要求的自由！……

這時，賈崇仁和胡莉將賈妻推出門來，偷偷對他說些什麼。賈妻向亭台急急走去，賈崇仁和胡莉退回教室去。鄭教授正在講得激昂，賈妻不說一句將他拉上就走。

鄭衛民：姐姐！你這是幹什麼！

賈妻：回家去！家裡有事情！

鄭衛民：姐姐！等我說完話……

賈妻：不行！（硬拉着走）跟我走！

鄭無奈，只好跟姐姐走去。聽眾剛要散去，貝仁却在教室門口出現了。

貝仁：（大叫）同學們！老師們！你們要想了解肅反的內幕嗎？請听听邱沙丹的控訴吧！

邱沙丹：（披頭散發，連哭帶喊）我要控訴！我父親是被他們逼死的呀！……

（向竹亭後跑去。）

萬能：到大禮堂參加控訴會咯！到大禮堂參加控訴會啦！

不少人跟着貝仁等跑過去了，剩下的人：有的人很氣憤，有的人不感興趣地走開。

學生甲、乙、丙等猶疑一會也向大禮堂走去。

向光明：（扯一下李桂貞）去不去？

李桂貞：去！看看他們耍些什么鬼把戲！

學生丁：對！咱們去看看！

三人向大禮堂走去。校園里靜得可怕，大禮堂吵鬧的聲音傳來。

賈崇仁和胡莉正從紅樓背後向大禮堂走去，看見劉書記迎面而來，胡莉急忙隱藏在樹叢後，賈崇仁迎向劉書記。

賈崇仁：（裝做非常驚慌地）劉書記！劉書記！

劉書記：我也要問一件事情。

賈崇仁：什么事？學生們要開控訴會？

劉書記：你怎么知道的？

賈崇仁：（着慌地）我，我不知道，不知道！不，剛才，他們在這兒發起的嘛！

劉書記：是誰發起的？

賈崇仁：不知道！不知道！你問這干什么？

劉書記：沒有什麼，我想知道一下。

緊張的靜場。大禮堂爭吵聲更加激烈。

賈崇仁：（威脅地）問題，果然越鬧越大了！

劉書記：聽說剛才鄭老師又跟你爭論起來了？

賈崇仁：是的，不過——哎，劉書記，學生們鬧着要上街了。

他們說小民主不能解決問題，就得出來大民主！

劉書記：（冷笑一聲）要鬧大民主？

賈崇仁：（進一步威脅地）是的！真的要讓學生們上了街，和工人、農民、市民匯合在一起，那還得了嗎？

劉書記：（堅決地）我們還是那句話！學生們到校外去活動，鬧大民主！我們是不同意的！

賈崇仁：是的，我知道。可是，學生們非常激動，很難說服！

（威脅地）不過，我想也很簡單，只要你們同意我的建議……

刘書記：什么建議？

賈崇仁：“教授治校”！

刘書記：說得再爽直一些，再坦白一些，就是不要党領導學校！对不对？

賈崇仁：哎呀！何必这样說？多，多难听。

刘書記：既然“教授治校”的实质是这样的，为什么不能这样說呢？賈老师，請你回想一下，解放以前的学校不就是因为沒有共产党的領導，才被反动教授胡适等人霸占为宣传帝国主义奴才思想的講坛嗎？

賈崇仁：（羞恼成怒地）你們，你們还是这样固执？那好吧！我也无能为力了！只有讓学生們上大街鬧事去吧！

刘書記：（毫不犹豫地）請便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街寬得很！

刘書記憤然而去，胡莉从花丛后鑽出来。

胡 莉：他怎么說？

賈崇仁：（狂叫）馬上！馬上！把学生們弄到大街上去，搞他个匈牙利事件！

幕 急 下

第三幕

时 間：六月六日上午。

地 点：賈崇仁的書房里。

布 景：与第一幕同，只是墙上多了一张賈崇仁留学时代穿着博士服的大照片，日历翻到了“6日”。窗帘已完全拉开。

幕 啓：賈崇仁正在裝模做样的向着十来个准备出发的右派学生講話。

賈崇仁：……虽然，你們只有十几个人。但是，你們是全校同学里的精华，代表着知識界的良心，負有喚醒全体工人和农民，并且領導他們，为着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民主而勇敢战斗的伟大使命！只要你們在工人大会上一声号召，他們馬上就会怒吼起来，宣布罢工、上街游行，一个工厂連上一个工厂，由工人而市民，而郊区的农民，而……

電話鈴响。

賈崇仁：（拿起耳机对授話器）喂！……我就是！你是那位？……
噢！三七三工厂？……

貝 仁：（兴奋地）同学们，三七三工厂来电话欢迎我們啦！

众学生：好！太好啦！

賈崇仁：（向大家搖手制止，向授話器）你們已經准备好啦？……
好，同学们馬上就要出发了！……派人到电車站欢迎？……
太好呀！太好啦！……好！成敗在此一举！（放下耳机，更加得意地向学生們）同学们，三七三工厂的工人代表到电車站来迎接你們啦！真是“一切俱备，只欠东风”啊！你們一定旗

开得胜，馬到成功！还有什么問題嗎？

貝仁：（急不可待地）沒有啦！賈老师，我們赶快出发吧！

众学生：对！对！出发！出发！

万能：不！我認為，有一个很重要的問題，（賈点头允許）如果工厂的領導上干涉，不讓我們召开工人大会，怎么办？

邱沙丹：那，我們就領導工人們跟他們干！

众学生：跟他們干！跟他們干！

賈崇仁：好，我同意！必要的时候，我还要大量的派人去支援你們！

学生乙：如果，他們开出軍隊来，怎么办？

众学生：对！这是問題！

貝仁：那还不簡單？跟他們拚啦！

众学生：（有惧色）那怎么行？他們手里有枪啊！……

賈崇仁：（連忙掩飾地）他們不敢！因为，如果开出軍隊来和工人們干仗，共产党就会完全脫离群众。要知道，中国的官僚主义者比匈牙利的官僚主义者聰明的多！他們絕不会那样蛮干的！再說，还有我們民主党派做你們的后盾！（向貝仁使个眼色。）

貝仁：（跳起来）同學們，天不早啦，赶快出发吧！

邱沙丹：出发！出发！

万能：我認為，今天天气很好，这是我們成功的預兆！赶快出发！

賈崇仁：好！（与大家握手）遇到問題，你們随时来電話汇报吧！

貝仁、万能、邱沙丹三位同学，要切实地負起組长的責任！到达目的地以前，絕對保守秘密；到达目的地之后，

（取出三封信分发给貝、万、邱三人）你們找到这几个人，他們会很好的帮助你們！好！祝你們成功！（先開門出外看了看没人，

揮手令學生們出發。)

万 能：賈老師，聽我們的好消息吧！

貝 仁：賈老師，請你放心吧！

賈送右派學生們走后，心中極為得意。坐在沙發上，喝了一杯雄黃酒，腦子裡慢慢地泛起了一片美妙的幻想……他從鏡子裡看到了自己。走過去，左照右照然後哈哈大笑起來。

賈崇仁：哈哈！象個領袖的樣子嗎？……賈崇仁哪賈崇仁！萬想不到吧？在共產黨統治了將近十年的中國大陸，竟然出現了這樣的好事！（不禁手舞足蹈）我的好日子又要回來咯！……哼！我賈崇仁雖然還算不得什麼萬人之上的人物，也夠得上千人之上的人物咯！……不，很快，馬上，立刻，我就會一躍而居萬人之上了！……你當是作夢嗎？不是的！我要當市長咯！哎，就算退一步，當個副市長吧？那，豈只萬人之上？不只！當然不只！……十萬人之上！五十萬人之上！……唉！我怎麼這麼愚蠢，全市人口不是一百萬零……零多少來着？（敲着腦袋苦思着）一百萬零……零多少？我這個死腦瓜子，你可是活動活動啊！……唉！我真是太蠢了！代表手冊上明明寫着的嘛！（他趕快跑到寫字台前打開抽屜取出手冊，翻了半天才找到了）啊！這不是嗎？（念）全市人口：一百零三萬五千……噢！一百零三萬五千……

這時胡莉推門進來。看得出來，她很着急。發現賈崇仁卻在那裡看書，非常生氣。

胡 莉：參加上街游行的學生們，為什麼還不集合？

賈崇仁：（由於精神過分集中，沒聽見她的話，仍在自我陶醉地）一百零三萬五千……

胡 莉：（莫名其妙地）什麼？一百零三萬五千！

賈崇仁：（仍在自語地）啊！這個數目很可觀哪！大有可觀

哪！……賈崇仁！你有了這項資本，更可以大干起來咯！

胡 莉：（悟到了什麼）噢？！……（更加起火，大步跑到賈崇仁跟前，伸手搶過了賈崇仁手里的本子，賈不願舍開，更使她堅信自己的判斷，連看一次也沒有就藏在背後，質問地）你又搞什麼鬼？

賈崇仁：（猛抬頭，見是胡莉，笑了）啊！是你呀！

胡 莉：姓賈的！你知道，我——胡莉不是好欺負的！

賈崇仁：啊？誰又欺負你啦？誰……？

胡 莉：你！就是你——賈崇仁！

賈崇仁：（更加摸不着頭腦，惶惑地）我？……這，這倒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胡 莉：哼！你還裝蒜？我問你，那天晚上，你對我怎麼說的？

賈崇仁：那天晚上？……啊！我說，你對我太好了！我要——

胡 莉：（將賈推開）誰跟你開扯淡！你說，還跟我說了些什麼話？

賈崇仁：我說，我對於章先生和羅先生完全是忠心耿耿，沒有任何……

胡 莉：呸！你還忠心耿耿呢！我向你募捐一點活動費，你，你只給了二百五十元！

賈崇仁：沒有啦！實在沒有啦！我的銀行存摺不是都給你看過啦？

胡 莉：說老實話！

賈崇仁：老實話！我對你發誓，如果對你還有任何隱瞞，不得好報。

胡 莉：（恨極，將本子向賈劈面摔去）這是什麼？

賈崇仁：（接在手里捧着）人代會發給的代表手冊！

胡 莉：（一楞）噢？！（等看清楚自己也覺得好笑）哈哈，我當你

还私自存着一百多万块钱呢!

賈崇仁: (也笑了) 你呀! 你……唉! 可惜我在美国銀行的存款……

胡 莉: (急忙避开) 不說这个! 不說这个啦! …… (严肃地) 哎! 不是預定計劃, 今天九点鐘上街去游行的学生們要出发嗎? 現在都快九点多鐘啦, 怎么还不見动静?

賈崇仁: (得意之极地) 哈哈, 已經走啦! 哈哈……

胡 莉: (惊异地) 怎么? 不声不响地就会走啦? 你又騙誰?

賈崇仁: 又是山人的錦囊妙計了! 哈哈! 胡莉, 我告訴你吧! 是这么回事: 早起七点鐘, 我又把貝仁等几个組长叫来亲自检查了一下, 覺得很有問題: 第一, 我想, 参加游行的学生只有几十个人, 到了大街上稀稀拉拉的, 太不带劲, 而且分子非常复杂, 如果再碰上向光明和李桂貞这些人跟我們搗乱、破坏, 說不定出不了学校大門就給搞垮咯; 第二, 即便到了大街上, 如果真的遇見警察干涉, 岂不是把我的整个計劃全部破坏啦? 所以, 我就灵机一动, 哎! 倒不如挑上十来个最可靠、最积极的小伙子悄悄地鑽进工厂里去, 跟工厂里边的骨干分子拉起手来, 工人大会一开, 汽笛一响, 宣布罢工, 几千工人馬上到了我們手里。接着再到橡胶厂、机械厂、紡織厂……到大街、到农村, (胡莉也兴奋得要鼓掌) 这就是胡风先生的“悶棍”战术! ……

胡 莉: (忍不住叫起来) 太好啦! 太好啦!

賈崇仁: (更加自我欣赏地) 使他們神不知鬼不觉地挨了我們的打, 等到发觉之后, 已經无法可治了! 哈哈! ……

胡 莉: 哈哈! 你这个老家伙真有两下子! 哈哈……

賈崇仁: 我是当过教育厅长的嘛! 哈哈……

胡 莉: 哈哈, 你这一手儿太高咯! 哈哈……

賈崇仁：胡莉！嘿嘿！胡莉！我太高兴咯！（瘋狂地拉住胡莉的胳膊轉了起來，最後，兩人都頭暈得倒在了沙發里，仍在笑。）

他們的笑已經發展為神經質的連自己也不能控制的動作，倒在沙發里還在連喘帶笑，甚至啼笑不分。最後兩人不知怎麼碰了個响頭——這一刺激才把笑聲停止下來。

賈崇仁：（都摸着自己的腦門子）哎喲！哎喲！……

☎ 電話鈴响。

胡莉：（拿起耳機對授話器）喂！是賈宅！你是？……水利學院？你找？……（向賈）崇仁！

賈崇仁：（接起耳機，對授話器）我是崇仁。你是？……噢！……你們也要參加游行？……哎呀！怎麼不早說呢？我們這裡的學生們已經出發了！……什麼？……你們馬上趕去？……好好好！農學院、師大請你也聯繫一下，好嗎？……好！經常保持聯繫！（放下耳機。）

胡莉：我告訴老劉，派兩個記者去！

賈崇仁：先不要聲張啊！

胡莉：當然啦！他是我們的人，會保守秘密的！（拿起耳機向授話器）我找老劉！……啊！你就是老劉？我是胡莉！……你馬上派兩個記者到三七三工廠……跟着學生代表隊……對！要詳細報導，我要用電報發出去！……保守秘密喲！……好啦！（放下耳機）我說崇仁哪！這一下，你可要大出風頭咯！

賈崇仁：（洋洋得意地）共產黨向來依靠工人和農民給他們打天下，解放以後又靠着知識分子給他們出主意搞建設。可是，從今天起呀，嘿嘿！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全都要歸順到我們這方面來了！哈哈！

胡莉：（也狂妄地）誰會想到，共產黨的江山，却被我們打開

了一个大缺口！

賈崇仁：好！庆祝我們第一个大胜利！胡莉，（給胡莉倒了一杯雄黄酒，自己也倒了一杯端起来）碰杯吧！

胡莉：（举杯）我們要牢牢地記住，今天——这个值得紀念的日子！我們的理想在全国各地开花結果的日子！

賈崇仁：是的！一点儿不錯！（与胡碰杯，一仰头喝完，又給胡莉和自己都倒滿了第二杯雄黄酒，但刚举起来，忽然想起什么又放下来）等一等！（向門外粗声大氣地）来人哪！（賈妻上。）

賈妻：干什么？

賈崇仁：（見并不是保姆）保姆到哪儿去啦？

賈妻：你不是前好几天就把人家辞退了嗎？

賈崇仁：你給我們来几个菜！

賈妻：（厌恶地）又要喝酒？

賈崇仁：我高兴嘛！

賈妻：小心！你喝了雄黄酒要发高烧的！

賈崇仁：去！去！去！（擺手令妻下，擰开了收音机）讓我們欣賞欣賞美国之音吧！（收音机放出了令人肉麻的爵士音乐）听！这个音乐多么舒服！这才是世界上最高尚的艺术呢！（他越听越陶醉，不禁手舞足蹈起来，并且去拉胡莉。）

胡莉：（將賈推开）別胡鬧啦！（忽然想起，从皮挎包里取一把信件）給你！

賈崇仁：（一封一封粗略地看）公私合营隆庆祥，私方代表张經理的信，一定是要求撤除公方代表的問題；山东大学？（拆开看）噢？他們也干起来啦！（又拿一封拆看）怎么？这样紧急的信件……

胡莉：什么事情？

賈崇仁：盟市委，今天上午九点召开紧急會議。

胡 莉：（看表）已經过時間啦，算了吧！再說，你還要指揮斗争呢！

賈崇仁：好吧！（看表，想象着）現在學生們已經上了電車了！再過半個鐘頭，他們就能到達三七三工廠咯！胡莉，你想想看吧！再用不上幾個鐘頭，我們派出去的幾個學生，馬上就會一變而為數千數萬浩浩蕩蕩的人流，如燎原的烈火一般燒遍全市了！

胡 莉：（也得意忘形地）我說，你想想看，那些所謂忠心耿耿的黨員、團員、委員、書記，還有那些跟着黨、團員跳加官的鄭衛民、高宏聲之流，現在是什麼樣子了？

賈崇仁：唉！他們還都悶在葫蘆里嘛！哼，那天，我對黨委書記劉明說，學生們要上街了，他還當我干不出來呢！裝着滿不在乎的樣子說：“社會主義國家的大街寬得很！”哼！匈牙利事件就要在這個城市發生了！叫他們等着瞧吧！

胡 莉：（猛想起）哎！說真的，他們會不會把軍隊開出來鎮壓工人和學生們的游行隊伍？

賈崇仁：不會的，他們不敢！即使他們萬一把軍隊開出來，打倒我們幾個學生或是工人，那不更好嗎？那就更便于我們爭取群眾，奪取整個天下了！

胡 莉：這麼說，你的市長是穩穩當當拿到手里了？

賈崇仁：哈哈！我說胡莉！你想想看，我要是當了這個一百多萬人口的城市的首長，有多麼闊氣？我還能再住這個又小、又狹、又亂七八糟的教授宿舍嗎？

胡 莉：那麼，你要到哪儿去住？

賈崇仁：我要到大連去，到青島去，到杭州去……總之，我要找一個風景最美的地方，建築一所最新式、最漂亮的小別墅，再搞幾部最新式、最漂亮的小汽車……胡莉！我告訴

你！坐汽車，可是最能表明一个人的身份和气魄的喲！比方，美国几个最大的金融巨头杜邦和洛克非洛，他們每人都有八百多部自用的小汽車，也就是說，他們每天都坐汽車的話，平均每人每天都有兩三部世界上最新出厂的小汽車……

胡 莉：（搶着說）不過，他們最講究用外國貨，雖然美國貨並不次，甚至質量和樣式都比外國的好，可是外國貨——坐外國出品的小汽車顯得他們更有錢、更闊氣！

賈崇仁：（更不讓步）還有請客也是如此，法國的香檳、英國的威士忌、德國的啤酒，俄國的窩特卡都是必不可少的。哎，等我當了市長，我要把我的美國朋友們都請來參加我的盛大的宴會，盛大的跳舞會……

胡 莉：（不高興地）哼！你還沒有當市長，可倒先打算自己的享受啦！

賈崇仁：（連忙改口）不！到那時候，我要首先把那些黨委書記們、部長們、局長們和黨、團員們一律趕走！雖然鄭衛民是我的親戚，我也要狠狠地整他一頓！我要整的他狼狽不堪，到大街上去要飯吃！

賈妻端着菜盤上，聽見他們要整她的弟弟，大吃一驚，不覺一鬆手菜盤落地。菜盤破碎聲將他們惊醒。

賈 妻：（憤怒地）你，你要干什么？我弟弟待你哪點不好？你還要整他？

賈崇仁：（仍極狂妄地）嘿嘿！這有什麼？我要當市長嘍！你要知道，做官是不講私人情面的！

賈 妻：什麼做官？什麼當市長？你發瘋啦？

賈崇仁：你看！你看！她竟然孤陋寡聞到了這種可怕的程度！

賈 妻：（不禁放聲痛哭）我的天！你在新社會待了好幾年還不肯

回头，还要干那些危害国家的事情！

賈崇仁：（大怒）什么危害国家？你给我滚！滚！

賈妻：（見賈无可救药，下了决心）好！我走！我走！（賈妻刚跑到門口却被胡莉拦住。）

胡莉：賈太太，他是开玩笑的！你想想，他怎么会……再說，郑先生是你的弟弟，又是他的老同学、老同事，他怎么会……算啦！算啦！他是說笑話的！可是要給別人知道了，又要发生誤会，万一他們要把賈先生怎么样的話，你和小明怎么过呀！算啦！算啦！（哄賈妻进室内去。）

胡莉：（向賈責怪地）看你！要是叫她出去把我們的事情告訴了郑卫民，那，我們就完啦！

賈崇仁：（有氣沒处发洩，連喝了两杯酒）……

電話鈴响。

胡莉：（拿起耳机对授話器）喂！……是！……你是貝仁？……你們已經到了三七三工厂？……

賈崇仁：（兴奋得跳起来）这么快？太好啦！太好啦！

胡莉：（向賈搖手制止）別吵！別吵（向授話器）你說什么？……水利学院的学生也到啦？……好！好！随时联系！（放下耳机向賈）崇仁哪！貝仁他們准备馬上分头到工人中間去进行活动，估計很快就能召开工人大会、宣布罢工、上街游行，而且一路上联络其他工厂的工人們和市民們首先到你这里来。

賈崇仁：当然嘍！我是他們久聞大名的領袖嘛！胡莉，我馬上就要黃袍加身——当市长咯！

胡莉：赶快准备吧！

賈崇仁：好！准备！准备！（一时慌乱不知从何下手）准备什么？

胡莉：你就光杆儿一个人去做市长嗎？

賈崇仁：啊！啊！想起来啦！我拟了一个名单，快来研究

研究（跑到写字台前，用钥匙开了锁，拉开抽屉取出一个本子，打开）你看！校长，我来做。秘书长……

胡 莉：我跟你說的是市政府，怎么又扯到学校去了？

賈崇仁：一样嘛！反正是咱們这些人。水涨船高。比方：我，由校长提升为市长，学校的秘书长也提升为市政府的秘书长。……

胡 莉：市长，当然是你的咯！秘书长呢？

賈崇仁：这个秘书长——叫我弟弟賈崇义来做。怎么样？

胡 莉：（不满地）哼！

賈崇仁：（急忙改口）不！哎！你不是有个弟弟嗎？叫他来做我的秘书长！

胡 莉：（闷声不語）……

賈崇仁：不满意？再給他兼上个财政局长！这可是最肥的差事啦！行了吧？

胡 莉：（仍不語）……

賈崇仁：还不满意？（下狠心地一拍桌子）連銀行也归你分配！怎么样？

胡 莉：（嗤地笑了）……

賈崇仁：滿意啦？还笑呢！（認真地）可是，对你說明啦，要是碰上发财的事情，可不能由你一人独吞嚙！（記在本子上。）

胡 莉：那还用說？咱們三一三十一，怎么样？

賈崇仁：好吧！好吧！这个民政局长，給农学院的刘玉光来干。他是我的老部下，对于管轄老百姓可是老內行啊！再說，这次鳴放中間，他很卖力气。（見胡点点头）同意啦？（記在本子上。）

这时，譚步青抱着一大落詩稿上。

賈崇仁：这个工业局长——

胡 莉：（搶着說）我有个表兄叫向格林，在德国留过学，对付捣乱的工人们，最有把握！

賈崇仁：（无奈，只好同意）好吧！你抓的真紧！（記在本上）这个文化局长？

譚步青：（莫明其妙地）这是怎么回事啊？

賈崇仁：（回头見譚）哎！老譚！你来当个文化局长吧！

譚步青：什么文化局长？

賈崇仁：看你这个人！

胡 莉：市政府的文化局长呀！你不是怪学校不提升你嗎？叫你做局长……

譚步青：（惶惑地）叫我做官儿啦？那怎么行？我是个詩人……

胡 莉：（卑劣地）你是詩人，自由的鳥儿不愿意受任何束縛！是嗎？

譚步青：对啦！对啦！胡記者，把我的詩稿全部拿来啦，（放胡的面前）請你指教！請你指教！

賈崇仁：好啦！好啦！胡莉！（又要繼續談他的名单。）

譚步青：哎！我說老賈，咱們学校出了件事情，你知道嗎？

賈崇仁：什么事情？

譚步青：听说，咱們的学生到三七三工厂里和工人开上大会啦！

賈崇仁：（大为惊喜）噢？是真的嗎？

胡 莉：你听誰說的？

譚步青：刚才，我經過党委会門口，听见里面正在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沒有錯。

賈崇仁：（高兴地抓住胡莉的肩膊用力搖着）胡莉！太好了！太好了！

胡 莉：（还不滿足地）你还听见什么？

譚步青：我没有听下去。誰有工夫管那些閑事！

胡 莉：哎！（向賈）工厂为什么給学校打电话呀？

賈崇仁：你放心吧！沒有問題，一切都是按照我們的計劃順利的進行着！……啊！現在，工人大會大概已經結束啦！……我好象聽見工人們喊口號！宣布罷工咯！

賈崇仁：（不禁大笑）哈哈！老譚！共產黨的天下，馬上就要垮咯！

譚步青：共產黨要垮台？

賈崇仁：（更加狂妄起來）當然嘍！……你聽！胡莉！你們聽！汽笛叫了！

胡莉：啊？！（開窗仔細地聽。）

譚步青：哪里有什麼汽笛叫？（也開門去聽。）

賈崇仁：不！我聽得清清楚楚的！……你聽！你聽！噶兒……

胡莉：可不！我也聽見啦！我也聽見啦！

譚步青：哪里？哪里？（見賈嘴動，指着）唉！是你的嘴在叫嘛！

賈崇仁：（仍然堅持地）一点儿不錯！一点儿不錯！這是我們的訊號！（瘋狂地叫喊）工人們罷工啦！上街啦！共產黨的天下馬上就要完蛋啦！胡莉！趕快，趕快給章先生、羅先生打電報，報告我們的好消息！

胡莉：為什麼學生們不來電話匯報一下呢？

賈崇仁：一定會來的！

電話鈴响。

賈崇仁：你看！你看！果然來啦！（抓起耳機對授話器）喂！我是！你是貝仁嗎？……不是？那麼，是万能？……也不是？

（有些狐疑起來了）你是誰？……橡膠廠？你有什麼事？……報紙上的文章？……說解放以後工农生活下降的文章怎麼樣？……要找我談談？（高興起來）好！好！……那文章是我寫的！……對！三七三工廠去的学生也是我派去的！

（不禁捂住耳機向胡莉夸耀地）橡膠廠的工人們也要來找我談談

咯！嘿嘿嘿嘿……

胡 莉：（兴奋得夺过耳机，对授話器）你們什么时候来？……馬上？……坐汽車来？……十二点半以前准到？太好啦！我嗎？

賈崇仁：（又夺过耳机）她是胡莉！北京来的特派記者！……好！好！一定等你們！（刚放下耳机电话鈴又响了，他又拿起耳机对授話器）哪里？……郊区，五星农业合作社？嘿嘿嘿！……我是賈崇仁！……（向胡莉）郊区的农民們也要找我来了！（向授話器）啊！啊！……好！欢迎你們！太欢迎啦！（放下耳机，更加疯狂地）胡莉！工人，农民都要来找我了！我們就要大功告成咯！哈哈！老譚！干嘛那么垂头丧气的？

譚步青：共产党要是垮了台，可怎么办哪？

胡 莉：嘿！看你这个人！

賈崇仁：共产党垮了台！好嘛！共产党垮了台，我就上台呀！哈哈……

譚步青：你——上——台？（一陣头暈，伏在沙发上。）

賈崇仁：这个人！成不了大事！

胡 莉：（紧张地）別理他！崇仁！大队人馬馬上就要到你这儿来了，我再提醒你一件事情？

賈崇仁：什么事情？

胡 莉：你要当市长咯！工人和农民来到这里，你必須首先宣布一套改革市政的綱領，比方，政府組成……

賈崇仁：剛才不是談过啦！

胡 莉：施政方針！

賈崇仁：这个？也有啦？章先生，罗先生早有指示，而且報紙上已經公开发表了：第一条，当然是反对党天下咯！实际就是推翻共产党的領導权！第二条，公私合营企业一律取

消公方代表，也就等于退还资本家；第三条，成立平反委员会，（咬牙切齿地）有冤的诉冤，有仇的报仇！第四条……

郑教授怒气冲冲地推门进来，他们楞住了。

郑卫民：贾崇仁！胡莉！你们到底把学生们搞到工厂里去了！我問你们：你们还有一点儿良心没有？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共产党有哪点儿对不起你们？你们竟这样恶毒地——

胡莉：哼！到了什么时候，你还不觉悟！

郑卫民：我告诉你们！贾崇仁和胡莉！赶快把学生们叫回来！否则，一切后果，都要你们来负责！

贾崇仁：（冷笑地）郑教授！不要着慌嘛！将来！你要是沒了飯吃，只要写上个两指宽的小纸条儿，我就可以收留你！

郑卫民：哼！就凭你们这样一小撮儿牛鬼蛇神，想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夺取人民天下？一百个妄想！告诉你们：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已经在全国人民心里扎下了根，人民的天下象磐石一样巩固，任何反动分子想来胡闹，只有碰碎他们的头！（见谭步青）谭老师，你还在这儿？

谭步青：（见郑，猛力跳起抓住郑的手）老郑，他们真要把我们变成“十字街头”里的老赵啊！

郑卫民：哼！他们妄想！不过，谭老师，现在的界限已经非常清楚了，你倒底打算跟谁走？

谭步青：我！（气愤地看贾崇仁和胡莉一眼，跑过去拿了自己的诗稿，紧紧地握着郑卫民的手）老郑！你那天对我说的话是对的！（气愤地下。）

贾崇仁：反正，烈火已经燃烧起来了，那是谁也拦挡不住的！

郑卫民：哼！烈火究竟烧到谁的身上？还要让将来的事实来做

判断！你們等着吧！（下。）

賈崇仁：簡直是鬼迷心竅！

胡 莉：哼！看他們跟着共产党走到哪儿去？

賈崇仁：（着急地）算啦！胡莉，再想想看，还有什么？赶快准备！

胡 莉：还有，學生們……

電話鈴响。

賈崇仁：这一回，一定是學生来报告胜利消息了！

胡 莉：（拿起耳机，对授話器）喂！……是賈教授的宿舍……在家。……我是胡莉……什么？……

賈崇仁：（看胡莉的脸色漸現阴沉，担心地）問，問他是誰？

胡 莉：（对耳机）你是誰？……党委書記？

賈崇仁：噢？問他有什么事情？

胡 莉：什么？……叫賈教授和我到党委办公室談談？

賈崇仁：告訴他，沒有時間！

胡 莉：（向授話器）喂！我們有事情，不能去……什么？……很重要的問題？……要我們馬上——

賈崇仁：耐不住跑过去从胡莉手里夺过耳机，放在机架上，胡莉对他这种粗暴的動作吃了一惊。電話鈴又响起来，他索性把耳机放在了桌子上。

賈崇仁：哼！他們想的倒是滿不錯！噢！他們看着工人們鬧起來啦！着慌啦！害怕啦！支持不住？来找我說好話，道歉啦？……

胡 莉：我看也是！一定是他們接到了工厂的電話，受到了上級的指責，要請我們出面去替他們想办法、出主意，調解工人們的罢工游行！

賈崇仁：哼！沒有那么容易！

胡 莉：再說，誰見着过？求人家替他們办事情，还摆着那个

官僚架子（学着电话里的声音，和想象中刘书记的姿式）“請你們到党委办公室来談談！”真是笑話！

賈崇仁：呸！就是他們到我这儿来，跪在地上磕头央及我，我也不理他們！不！我要狠狠地臭罵一頓，把他們轟出去！

胡 莉：哼！这些人，难道眼瞎，心也瞎啦！我們是干什么吃的？好容易……

电话鈴又响起来。

賈崇仁：（拿起电话耳机，对授話器）喂！你是哪儿？……民盟市委？……我是崇仁！什么事？……討論有关我的問題？……我沒有時間。（將电话放下。）

胡 莉：你沒問他，关于你的什么問題？

賈崇仁：唉！还用問？一定是党委書記剛才碰了釘子，又托民盟市委来替他們当說客的！

胡 莉：你們民盟这些人也是，什么时候了，还跟着共产党跑呢！……（看表，一惊）哎呀！都十二点二十分啦！

賈崇仁：（着慌起来）再有十分鐘工人代表們就来啦！

胡 莉：哪还有十分鐘？人家說十二点半以前准到嘛！

賈崇仁：哎呀！光顧了跟他們瞎扯，把正經事也……

胡 莉：別說啦！別說啦！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哎！我說崇仁哪！

賈崇仁：哎！等会儿工人代表們来了，你可不能这样叫我呀！

胡 莉：叫你什么？

賈崇仁：你看！我是市长嘛！

胡 莉：噢？市长大人！可是你还没有正式上任哪！

賈崇仁：可是，已經沒有問題啦！再說，当着工人的面儿，怎么能不称呼官职呢？

胡 莉：好吧！我的市长大人！（指賈的衣服）你还穿这套破衣

服，哪象个市长的样子？

賈崇仁：我穿什么衣服？

胡 莉：要穿最講究、最大方、最威风的！

賈崇仁：（找了半响，发现墙上穿着博士服的象片，一指）哎！你看怎么样？

（見胡点头，进内室去）好！

胡也趁机对着鏡子修飾一番。这时，听得室内箱櫃乱响，还有賈妻的喊叫声：“你这是干什么呀？”“你疯啦？”胡赶紧跑去开门去看，賈崇仁穿了一身又肥又大的博士服出来。

胡 莉：（高兴地鼓掌）好！好！太好啦！太好啦！

賈崇仁：博士嘛！这是世界上最高尙的称号！哎！等我当了市长，我还要做一套更漂亮、更威风的大礼服！我要上台检閱……哎！胡莉，你給我記住：我检閱的日期！可不是什么“五一”，“十一”，而是——今天！

胡 莉：六月六日！

賈崇仁：对！对！对！

胡 莉：哎，我說，崇仁哪！不，市长大人！橡胶厂的工人要来，三七三工厂还有紡織厂的工人，还有郊区的农民……誰知道几千几万，你这个小房子怎么盛得下呢？

賈崇仁：那，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胡 莉：（到底聰明，打开通阳台的門）哎！叫工人站在楼下的院子里，你站在这儿，居高临下，这么一发表講演……

賈崇仁：好！好极啦！

胡 莉：試試看！（推賈到阳台上）

賈崇仁：（揮着手，擺着講演的姿式）工人們！农民們！……

胡 莉：很好！等一等，我給你照一张象，寄給章先生、罗先生……

賈崇仁：好！你快一点！

胡 莉：（拿过照象机对光）……

賈崇仁：（举着手）这样可以嗎？

胡 莉：你不用管我，自然一点儿！大方一点儿！……把手伸直
一点儿！（賈伸直了胳膊）哎！太不象話啦！

賈崇仁：你倒底——

急劇的敲門声。

賈崇仁：工人代表来啦！

胡 莉：赶快去欢迎啊！

两人跑去开了門，进来的却不是工人，而是刘書記、校长、高教授和郑教授。真是大出所料！两方对立，僵持了半晌，賈和胡退了回来。

刘書記：哈哈，你們变了样儿啦！

高宏声：（氣憤地）怪不得，盟市委开会你不去，原来你們在家里关着門儿搞这套鬼把戏！

郑卫民：（看看桌子上的酒瓶）他們喝了雄黄酒嘛！

校 长：哈哈！端午节喝了雄黄酒，毒蛇就要現原形啊！

賈崇仁：（非常尷尬地）你，你們——！

刘書記：（还是冷冷地）賈教授，胡記者，你們不是总追着我们問，党为什么不說話嗎？是的呀！光叫你們說单口相声也太沒意思咯！我們也要跟你們对一对台詞儿咯！

高宏声：（严肃地）我来代表民盟市委通知你們：民盟中央指示：章伯鈞和罗隆基，由于违背了我們民主同盟的根本原則，組織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联盟，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动活动，阴谋資产阶级复辟，全体爱国盟員必須向他們展开坚决的斗争！

胡 莉：（大吃一惊）啊！

賈崇仁：（馬上鎮靜下来，向賈耳語）他們騙人，別相信！

高宏声：（繼續說）盟市委決定：堅決在黨市委統一領導下，和全市人民在一起，立刻展開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賈崇仁教授和胡莉記者，你們必須毫無保留地交代你們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一切言論和活動！

賈崇仁：（拍案狂叫）你們胡說！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都到我們這邊來了！現在已經不是你們的天下了！

胡莉：工人們馬上就要來向我們請願了！

樓下汽車喇叭聲。

胡莉：（狂勸地）工人們來了！（跑上陽台，向下招呼）工人同志們，賈教授在這兒！（向賈）崇仁，快下樓去接客人哪！

賈崇仁：（向劉等狠狠地）你們等着瞧吧！

賈與胡跑向門口，劉書記等走到窗外，向樓下招招手，彼此相視一笑。

賈將門拉開，工人代表數人陸續進來，見賈崇仁的怪樣子，沒有一個人去握賈崇仁和胡莉伸着的手。

工人代表甲：劉書記在這兒！（熱情地跑上與劉握手并介紹同伴們與劉握手）

劉書記：（也向大家介紹）這位是張校長！鄭教授！高教授！

張校長等與工人代表一一握手。

賈崇仁：（莫明其妙）這是怎麼回事？

胡莉：大概是認錯人啦！（向工人代表們）同志們！我來介紹一下！（指賈）這位是賈崇仁，賈教授！他是最關心工人和農民生活疾苦的！報紙上的文章就是他寫的，到三七三工廠去的学生也是賈教授派去的！

賈崇仁：（指胡莉）她是胡莉先生，北京的特派記者。

工人代表甲：噢！（指賈）你叫賈崇仁？

賈崇仁：是！是！

工人代表甲：（指胡）你叫胡莉？

胡 莉：是！是！

工人代表甲：（又依次指二人）胡莉，賈崇仁？哈哈！怪不得，你們写的文章，一点儿人味儿都沒有！

工人代表乙：当然咯！狐狸假充人嘛！怎么能有人味儿呢？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賈崇仁：（开始感到恐慌）你們！你們！——

賈刚拉着胡莉冲到門口，貝仁、邱沙丹氣喘疲勞地跑进来。

貝 仁：（氣急敗坏地）賈老师！胡記者！糟啦！

胡 莉：（拉住貝仁和邱沙丹）怎么回事？

邱沙丹：工人們都到学校里来啦！

賈崇仁：万能他們呢？

貝 仁：他們都給工人們扣起来啦！工人們正在开大会斗争他們呢！

邱沙丹：我們俩要不是跑的快……

貝 仁：賈老师怎么办？

胡 莉：（低声向賈、貝和邱）沉住气！不要胡說八道！凭各人的良心啦！

邱沙丹：（要哭了）我怕——

賈崇仁：（低声向胡）我不揭你的底！

胡 莉：（低声向賈）我也保証！

这时，万能又領了大批工人和农民代表进来。接着保姆、向光明、李桂貞和許多学生、老师等都来了，挤了滿屋，窗外門外都站滿了人，楼下还有許多人在喊叫：“賈崇仁出来！”“胡莉出来！”……

万 能：（依次指賈崇仁和胡莉）他就是賈崇仁！她是胡莉！

賈崇仁和胡莉見工人、农民和学生們把他們包围起来，更加恐慌。

胡 莉：（仍图抗拒地）刘書記，我在工作上可能有些缺点，有些錯誤，可是我有我的領導，我要回北京去做檢討！

賈崇仁：（脫掉博士服，裝做哀告地）劉書記！我賈崇仁追隨黨多少年……

劉書記：好嘛！你向大家說一說，多少年來，你們是怎么追隨我們共產黨的吧！

眾人：你們說！說！……

胡、賈低頭不語。

工人代表甲：他不說！我說！請問，賈先生，自從解放以後，我們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不僅生活不斷改善，而且有自己的工廠，做了國家的主人！可是你們把我們倒說成是“苦難中的工人們”有什麼根據？是什麼意思？

眾人：說！你說！……

農民代表甲：同志們，我告訴你們！自從賈崇仁和胡莉這些反動派的文章在報紙上發表以後，我們農村里有些地富分子和被管制的傢伙們，都高興得跳起來啦！說什麼，要變天啦！共產黨待不長啦！民主黨派要給他們報仇啦！還有幾個最壞的傢伙，竟敢追着社里的幹部們逼着給他們退房子，退地，還說晚了不行！我們正不知道他們那來的那股子瘋魔勁兒，原來是你們給他們撐腰點火！你們是什麼人？打的什麼主意？

向光明：你說共產黨是三大害的根源，有什麼根據？

保 姆：你家黑夜白天來那麼多的人，還有許多電報和信，都是說的什麼？

工 人：你為什麼派學生到工廠去煽風點火？

賈崇仁：（裝糊塗）我，我沒有？我怎麼能干出那種事來？

工人代表甲：（拿出報紙給他看）報紙上明明印着你的文章，還騙誰？

万 能：我證明，他派了我和貝仁十來個同學到三七三工廠去

煽动工人！賈崇仁、胡莉你們騙得我們好苦哇！（抱頭痛哭
來。）

賈崇仁：（見無法抵賴）我，我有病！……我喝了雄黃酒，我發
高烧！（躺在沙發上用博士服把自己蓋起來。）

高宏聲：（憤怒已極，掀去他的博士服）你，你不光發高烧，而且是
白天做大夢！

劉書記：（嚴肅地）同志們！同學們！在我國社會主義政權問題
已經解決，經濟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之後，資
產階級右派分子賈崇仁和胡莉這些人還要白天做大夢，幻
想資產階級復辟，這是一切愛國人民所絕對不能允許的！
這是一場政治上思想上極為嚴重的階級鬥爭，它將要普遍
深入地到處展開，不達到徹底勝利絕不罷休！同志們！同
學們，我們學校大規模的反击資產階級右派的大辯論，就
要從此開始了！……

在劉書記莊嚴的講話聲中幕徐落

1957年7月29日·初稿。

1957年11月25日四次修改稿。

三幕反右派斗争讽刺话剧

白梦

田野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